

太炎文錄初編

太炎文錄初編

章氏叢書

文錄卷二

與錫光漢書

癸卯

昨得手札並大箸二種下走數歲以來以世無懷人自分臣之
質死今者奉教君子吾道因以不孤積年鬱結始一發舒勝得
清酒三升也曩時爲左傳讀約得三十萬言先爲敘錄以駁申
受之義辭繁不暇具述至以中壘亦治左氏說似支離然君山
新論明言錫子政子駿伯玉父子呻吟左氏下至婢僕皆能諷
誦此語固非無據君山親見二錫語當可信今之疑者但以漢
書所言歆數難向向不能非閉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取此爲證
耳僕則以爲仲任論次人材鴻儒通人本與儒者有別漢世儒

者墨守一先生之說須以發策浚科此專持家法者也向歆本
好博覽左右采獲自在鴻儒通人之列與墨守者有異即觀子
駿之說左氏猶多旁引公羊則向之兼通二家未爲異也穀梁
與左氏義少違戾與公羊復非同趣上自孫卿下至胡常翟方
進輩皆以左氏名家而亦兼治穀梁蓋二家本皆魯學異夫公
羊齊學絕不相通者則子政貫綜二氏宜也新論本書今已亡
佚所引數語見于論衡素丞相之遺迹猶可蒐尋量其時代本
在叔皮之前譚于王莽朝已仕似不應信漢書而疑新論也說苑新序
所舉左氏成文多至三十餘條慮非徵據佗書者其間一字偶
易適可見古文左傳不同今本且子政之改易古文代以訓詁
者亦皆可觀大史公世家所述大略同茲蓋字與今異者則可

見河間古文訓與今異者則本之賈生訓故播繹古義斷在斯
丈此僕所以珍爲鴻寶也若乃正義之作亮有數難鐫許諸家
多義例而少訓故然其例猶大體相似仲師子慎多訓故而少
義例其訓故又多乖異侍中兼之亦申己義治經者既貴其

亦貴其別不容以仲師之言蔽子駿以待中之言蔽仲師家有

異義又不容唯阿兩可

如冲遠疏詩毛鄭異義各自分疏不加
裁斷此固傳箋並用疏不破注不得不

爾今左氏古注既非原本特從他書采輯則注雖出于古人而
定注者乃己也似宜定其然否以然者爲注而釋之以否者入
疏而駁之然後義有準
的不同專務編輯者至夫古義無徵而新說未鑿者無妨于

疏中特下己意乃不爲家法所困陳碩甫之疏毛惠定字之述
易皆因執守師傳以故拘攣少味僕竊以爲過矣舊疏攷證家
有是書正義雖未完具終望諷誦一過未知佗日可以借閱否

甚髡髡也大箸馭大誓各問條理明遘足今龔生鉗口墨孟諸家所引大誓尊意謂在下篇下走曩日持論則謂國語有引大誓故者故即訓故之故疑墨孟所引皆在大誓故中周漢人稱引古書經典傳注往往不別亦猶引書序者直稱爲書而士禮喪服之記至今與本經同列其比例也至大誓有故諸篇無故者或今已散佚或如管子中偶爲數篇作解而他篇不盡作解未審尊旨然否大箸小學發微以文字之繁簡見進化之第次可謂妙達神指研精覃思之作矣下走三四年來夙持此義不謂今日復見君子此亦鄭服傳舍之遇也請述數言以爲塵壤之助尊意以尊酋二字皆以酒器酒名引伸爲貴者之號此旨正與僕合夫重其秩位則謂之尊敬其法典則謂之彝易稱不

喪亡也史有三爲祭酒此皆古人重酒之徵旁徵印度則婆羅

門以蘇摩爲天王近徵日本則秦王弓月因造酒而被崇敬至

少康爲庖正得以光復舊物者亦以釀酒悅眾之故

杜康即此少康

皆往事可驗者矣尊箸謂人偶爲仁合於康德之義僕按古文

仁字作𠂔夷字亦作𠂔而山海經稱夷羿爲仁羿蓋夷俗仁仁

者壽所以名夷者其初祇有仁字後以雙聲相轉始作夷音亦

真脂通轉之理也說文凡𠂔同字而𠂔字特訓仁人則𠂔亦即

夷字下體詰詘象夷俗躑踞也段先生未明茲義遂以仁人之

訓爲淺人所妄改亦輕于疑古矣尊意引若訓羣之說因以林

森比況此可爲爾雅舊注與高郵王氏之新說通其郵隔矣僕

疑古文君祇作尹如君氏作尹氏是也尹字從又持杖父字亦

從又持杖此可見上世家族政體父即家君君即國父延及周時三公稱農父弘父祈父而漢時亭長亦尚稱曰亭父此皆沿襲古語也章意以一二三四五皆有古文而六字以上即無古文以此爲上世原人祇知五數之證僕向者曾思此義祇以五色五音五位作證今君復能實證古文則真豁然確斯持之有故矣陳義奧博不復能贊一詞也章炳麟白

再與鑑光漢書

連接三書以事冗未及答今少得暇故陳鄙意以俟采擇春秋書朝而無三時之禮君云魯在東方得之然公及宋公過於清則過禮未嘗不舉而事在造次當不及會禮之詳備是知遇名與周禮同過實與周禮異素王改制固無其文桓文霸政亦未

塙爾此絕不可解者鍾賈以遇爲冬遇此即取周禮爲說無如
事在夏時不應反行冬禮下曲禮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此
爲今文家說征南取以解經于情轉愜竊疑周禮亦有損益緯
書文耀鉤有成周改號萇弘分官之說恐前此固嘗修改非必
始于萇弘也前書云孤卿非齊晉所無齊晉指桓文霸制文尚
未明故君疑謂齊晉二國耳春秋上公之國惟有宋在或亦自
行殷禮無周禮孤卿之制然三監之稱公見於儀禮則亦與孤
卿同體周室舊封惟衛取大實兼殷畿千里之地鄭謂卿鄭爲
必然卿鄭所載皆是衛事若爲衛所并者則卿鄭自當有詩如
檜爲鄭所并魏爲唐所并而檜魏二風自載彼國之事不載鄭
唐之其後方伯之國亦當自有其官觀衛晉皆置六卿未必僭
擬天子其三卿三監耳而春秋書此亦與三命之卿無異且卿

亦書爲大夫此豈絕無取義或大夫爲孤監命卿之通稱文從
省略則然乎若夫五十凡例不足盡傳文之旨君言誠是而鍾
賈許穎復於傳文之外自爲枝梧則不足致意者今欲作疏惟
就征南釋例匡救其違先於篇首爲條例數十篇然後隨事疏
證各附其年斯綱紀秩如矣康成箋詩必先作誼輔嗣說易亦
有略例此則揭示大義自與隨文訓說有殊可據以爲法者也
征南釋例惟拘於赴告者必當匡救其餘可采者多即如賈侍
中言左氏義深君父此與公羊反對之辭耳若夫稱國弑君明
其無道則不得以義深君父爲解征南于此最爲閎通而近世
儼儒多謂借此以助典午如焦里堂沈小宛輩可謂深通古義
矣于此猶斷斷忿爭則所謂焦明已翔乎寥廓弋者猶視乎藪

澤也征南短喪之說亦爲近儒所誦若夫據檀弓所述曾申之說則左氏本無此義惟文公于喪中納幣而傳謂之禮者或由歷記有謠誠難猝定其佗卒哭除服之法未有明徵然春秋諸大國惟魯衛齊晉周室所封宜秉周禮秦楚僻遠或襍前王之俗杞宋本用夏殷舊典而附庸小國亦多得封于前代則典禮不同亦毋多怪要之邦交之法雖僻陋在夷者亦不得不以周禮爲準若內政則未必爾故喪服三年之制亦不通于杞宋諸國至于編輯舊注之法鄙意漢世以左氏名家者不止賈服二公賈誼馬遷二鍾下及司農父子其訓詁皆略可詮次前四公同觀古文義據確鑿二鄭賈服漸有粗疏今既所據多家而又摭拾不具非如毛鄭二公原書具在是當擇其善者列之爲注

其異說則於疏中駁之可也其先儒所未具者自下已說列於疏中亦可也

來書言後明史當作地理職官藝文三志取是遺老故書蒐尋未易然禁書目錄於今尚存即編排亦非難事特四部七略諸科不易分配耳職官經制略與全盛之世有殊惟臨事題署者致爲紛拏非細攷不能得實地理取易直于黃圖中抹去數省遞縮遞微則瞭然明白矣南疆佚史日本亦有鈔傳惜其譌誤過多行篋中獨有明史及行朝錄舉以對校未能就理內地既有舊刻宜速印行明季舊聞多在零丁小冊獨此則爲正史體裁睿臨即故相溫體仁之從子故議論不偏護東林其論福王亦甚平允而日本所鈔卷帙未具西南諸將若李定國鍾文秀

輩則無列傳孔有德尼堪之死皆所不詳延平始末亦不具載未審內地有其文否

編輯辭典體與字書有異字書但據朱氏通訓略施條貫如是已足辭典當分詞性而日本九品之法施於漢文或有進退失據兒島獻吉復增前置詞爲十品然此皆以歐語強傳漢文而副詞一品尤爲襟亂必應分析又說文訓改爲詮詞此亦自成一種如韋曰吹謂等字有時爲意中擬議而非實形于言則皆當以詮詞目之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謂字非明有語言與尋常用爲動詞者有別則所謂詮詞者也爾來新學小生歸命日本或以英法語格強相支配適足見笑大方此則吾輩責任必不應弛者也

與王鶴鳴書

仲臯足下得書論古今事四端多與鄙懷刺繆念不可終祕臧
故爲明者道其一二足下云儒術在致用故古文不如今文朱
陸不如顏李僕以九流箸於周秦凡爲學者非獨入儒而已經
師授受又與儒家異術商瞿高行鐸椒之流嘗事王侯名不唯
唯顯著如孟荀魯連也春秋斷獄禹貢治河三百五篇當諫書
無過以典訓緣飾不即曲學干祿者爲之漢之循吏吳公張釋
之朱邑黃霸少驚如韓延壽皆以刀筆長民百姓戴德仲舒乃
爲張湯增益苛碎嘗仕江都民無能稱侔於千駟此則經術致
用不如法吏明矣周官九兩曰儒以道得民鄭君曰儒諸侯保
氏有六藝以教民者今顏李所治六藝云何射御猶昔禮樂即

已疏陋其言書數非六書九章也點畫乘除以爲盡矣販夫販婦以是鈎校計簿何哉之可說僕謂學者將以實事求是有用與否固不暇計求六藝者究其一端足以盡形壽兼則倍是汎博以爲用此謂九能之士不可言學近世翁同龢潘祖蔭之徒學不覃思徒摭撫公羊以爲奇觚金石刻畫厚自光寵然尚不敢言致用康有爲善博會媚以撥亂之說又外竊顏李爲名高海內始彬彬向風其實有欺誠欲致用不如掾史識形名者多矣學者在辨名實知情僞雖致用不足尚雖無用不足卑古之學者學爲君也今之學者學爲匠也爲君者南面之術觀世文質而已矣爲匠者必有規矩繩墨模形惟肖審諦如帝用彌天地而不求是則絕之韓非說炳燭尚賢治則治矣非其書意僕

謂學者宜以自省足下云古之良史孟堅不逮子長遠甚此兩
宋以降恆言也棘下生左些明之學賴史記存其故訓不絕如
綫言先黃老後六經誠過八書乃不逮漢志翔實游俠貨殖諸
篇一子豪猾一子齊民此爲後牘于前文章工拙之論非僕所
敢知也足下云辭章詩歌其用賢于歷史此本諸希臘亞歷斯
陀德者夫論稱文勝爲史盡飾之至素以爲絢宜莫如史志然
則本六藝以述典法其緒言爲文辭竺學而不文白賁也尚辭
而弱質翰音也識典章者辭章詩歌始吉圭無盈辭荀卿賈生
知之矣且古之爲詩以陳國俗鄭君序其詩誼曰欲知源流清
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
傍行而觀之夫蟋蟀山樞葛生薺蔓之辭似若放曠其實皆爲

國事發憤高厲近神仙者獨有樂府然如獨鹿諸篇猶有所感切陳諫詩不系國風雖幼眇善感人無以增懷古之念陵虛高行自有老莊浮屠之說助其悲欣無以辭章詩歌爲也僕又聞之凡諸樸學雖阿好者有非弗能隱雖媚嫉者有是弗能蔽瑕垢鼂采效情同見是以無偏無黨文辭即否忌者相攻雖橫言無一字中律令可也朋黨相比雖多病則謂之美近世比周之德獨文士爲眾荀卿欲隆禮義殺詩書僕亦以爲當如是矣足下又云學校雖劣猶瘡于科舉科舉廢學校興學術當日進此時俗所數稱道者遠觀商周外觀歐美則是直不喻今世中國之情耳中國學術自下倡之則益善自上建之則日衰凡朝廷所閤置足以干祿學之則皮傳而止不研精窮根本者人之情

也會有賢良樂香之士則直去不顧自窮其學故科舉行千年
中閒典章盛于唐理學起于宋天元四元興宋元閒小學經訓
昉于清世此皆軼出科舉能自名家寧有官吏獎督之哉惡朝
廷所建益深故其自爲益進也今學校爲朝廷所設利祿之塗
使人苟偷何學術之可望且主榦學校者既在官吏關節盈篋
膏粱之家終在上第簞人或不得望其門此爲使學術日衰乃
不逮科舉時也曩者凌曙賣香汪紱陶瓦戴震裨販汪中傭書
張惠言餓不能具餅餌及其學術有造往往陵厲前哲修名爛
然自今以往上品將無寒門斯風則墮地矣方更增悲無爲幸
也章炳麟白

與人論樸學報書

案右文社本奪取爲明通以下二十字今據別本補以移改不便故作雙行校者識

海潮足下羣言殺亂國故日襄得樸學報振起之忻尉無量觀
其遵守師法研精覃思信非季平長素之儕矣然與鄙見復有
大相徑庭者其治小學重形體而輕聲類徒以江戴段王陳義
已具不欲承其末流故轉以本義本形爲楫以此教兒童識字
非無近效若守此不進而欲發明舊籍則沾滯而鮮通是特王
筠釋例之略可稱說文學不可稱小學也指事六例非專守十
辰爲明通足以補先正之闕矣經說諸條學兼今古四博士之陋者抑自周孔以逮今茲載祀數千政俗迭變凡諸
法式豈可施于輓近故說經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適今也先人
手澤貽之子孫雖汙垢傳劣者猶見寶貴若曰盡善則非也禮
經一十七篇守之貴族不下庶人皇漢迄今政在專制當代不
行之禮于今無用之儀而欲肆之郡國漸及鄉遂何異寧人欲

變今時之語返諸三代古音乎毛詩春秋論語荀卿之錄經紀人倫平章百姓訓辭深厚宜爲典常然人事百端變易未艾或非或疑積久漸明豈可定一尊于先聖春秋三統三世之說無慮陳其槩略天倪定分固不周知豈有百世之前發凡起例以待後人遵其格令者故知通經致用特漢儒所以干祿過崇前聖推爲萬能則適爲桎梏矣僕以素王修史實與遷固不殊惟體例爲善耳百工制器因者易而創者難世無孔公史法不著尚書五家年月闊絕周魯舊記焚襍失倫宣尼一出而百國寶書和會于左氏邦國殊政世系異宗民于何居工自誰作復著之國語世本紛者就理暗者得昭遷固雖材舍是則無所法此作者所以稱聖也何取三科九旨之紛紛者乎舊國舊都望之

二十一部增冬部則二十二清濁斂侈不外是矣黃承吉曲直通說誠倚偉亦稍稍病含糊且東部與尤侯二部通轉甚眾若后彙之爲項託後之韻鞏調之韻同於古有徵今音讀顯如容以吼爲咭亦由自然轉變非有強作寧當以一說蔽遮之然分部雖繇要當知其鄰類如之與蕭尤爲類脂與真文元爲類支歌爲類蒸侵覃爲類東陽庚爲類此皆眇合自然今古不異戴段諸公於斯盡瘁審音有素非專比合詩騷後學守文局於當句故爲承吉所譏雖然寧人於此誠有刳鍤矣江戴諸公蓋非承吉所能議也

各省鄉土志體大物博誠難驟了博物學復待專門爲之鄙意今日所急在比輯里語作今方言昔仁和龔氏蓋志此矣其所

急者乃在滿洲蒙古西藏回部之文徒爲浩侈抑末也僕所志獨在中國本部鄉土異語足以見古字古言者不少若山東人自稱倭子倭從夸聲本即華字此可見古語相傳以國名爲種名也廬州鄙人謂都市居民爲畚子讀如秦畚從大聲說文云大者人也亦古語之流傳也比類知原其事非一若能精如楊子輯爲一書上通故訓下諧時俗亦可以發思古之幽情矣昔仁和翟灝作通俗編其於小學鄉淺上比子慎猶不逮其去子雲復乎遠矣吾儕於此猶能致力亦有意乎

再與鐱光漢書

申叔足下與君學術素同蓋乃千載一遇中以小覺翦爲仇讎豈君本懷慮亦爲人註誤兼以艸澤諸豪素昧問學夸大自高

陵懷達士人之踐念古今所同鋌而走險非獨君之過也天美其衷公權隕命君以權首眾所屬目進無搏擊彊禦之用退乏山林獨善之地彼帥外示寬弘內懷猜賊閑之游徼之門致諸干楨之域臧穀扈養由之任使貨春執爨莫非其人猜防積中菹醢在後悲夫悲夫斯誠明哲君子所爲嗟悼者也夫恩素厚者怨長交之親者言至僕之於君藝術素同氣臭相及猥以形壽有逾恆人視之若先一飯精義冥思亦有多算君雅好聞望不台於先我自謂文學緒業兩無獨勝懷此殷望彌以恨恨然僕豈有雖蔽之志哉學業步驟與年相將悠悠之譽又非由己嚶昔坐談蓋嘗勤攻君過時有神悟則推心歸美此蓋朋友善道之常而君豈忘之邪自頃輟張退息墳典句懷相契獨有黃生思

君之勤使人髮白何意林附乃尋斧柯令中夏無主文之彥經術有違道之謗獨學少神解之人干祿得鼎烹之悔以此思哀哀可知已君雖絰離鞅絆素非愚闇內奉慈母亦聞史家成敗之論聚身遠引雖無其道陽狂伏梁爲之由已蓋聞元朔冲遠皆嘗爲凶人牽引矣先迷後復無減令名況以時當遯尾經籍道息儉德避難則龍蛇所以存身人能弘道而球圖由之不隊禍福之萌漸廢興之樞機可不察乎然則唐棣之華翩然如反未之思也何遠之有

丁未與黃侃書

季剛足下前得蘄州方言小志二紙佳者即采入新方言自餘猶有未了若盛之言裝治之言攬強之言強偶強字執之言卯此

蓋南朔通言字亦易舉獨攪字一條有治亂徂存之例佗即不煩取錄也止人語者言曷住恐祇作過與音字聲猶未近看養或亦本字若言顧復非必借看爲養也謂煖曰衰此即涓字俗作滾者水沸名涓因移以言溫煖殆非溫字謂近爲衰此爲劉字說文劉訓摩廣雅訓磨曹憲音五哀反徐鉉音五來切今語如哀近合此讀若作研字聲類亦可通轉然不如作劉爲牆凡云論議劉切亦謂其切近耳是此語古今不異俗字作捱則無義也持物爲掇緩言則謂之擔擔即儋字世俗並能舉之揮亦一音之轉廣明聲變可也竊謂理董方言在證明其難知者不在疏舉其易曉者僕于不中用不了了諸文並刊列不入錄義乃在是及夫稱甚爲好與古稱甚爲孔正同

釋器肉倍好好倍肉郭訓好爲孔此

即借好爲孔由
東同入相轉

稱食爲吃與既訓小食正同

吃從气聲論語不使勝食既今作食

氣是气聲字可借爲既也晏子內篇襟下免粟之食飽士之一
气也炙三弋士之二气也五卯士之三气也借气爲既與今言

吃正同說文新附有喫字雖已見玉篇然古是雖方國通言猶
無其文不如借用吃字猶可知本當作既也

必刺取以見語抵其有弔詭殊言已見史傳而求之訓詁莫能

明其本株者一切棄之如遺此則奇觚異眾所以殊於翟灝之

徒尊著吳臺儻童諸條所謂豁然塙斯眇達神旨雖子雲復起

慮無以易斯言循是求之則足以實五稼飽邦民矣艸稿附上

章炳麟頓首

再與黃侃書

季剛足下前論方言六例今疏如右一日一字二音莫知誰正

衣開曰儻從聲類則音如啟依多聲則音如又物亂曰縮準唐

韵則聲如首隨轉語則聲如糟是也二日一語二字聲近相亂

謂去日竭竭去雙聲故言竭者猶書去謂吃

本既之借依類音氣

日啜啜

吃疊韵故言啜者猶書吃是也三日就聲爲訓皮傳失根據地

不起日賴箋因以聲訓則日賴詐受人讎蔽日謾在此裏因以

聲訓則日輓在鼓裏是也

此例即釋名舊法未爲甚謬然求其聲義則是指爲本語則非如天顯也

不可直以顯爲天春泰也不可直以蠶爲春

四日餘音重語迷誤語根揭日揭刺以

刺亡義則蔽揭紇日紇怛以怛亡義則蔽紇釜日釜盧以盧亡

義則蔽釜是也

此例已昉于古如焦饒有饒亡焦旁皇有旁亡皇與疊韵連語純亡本字者又各有異

五

日音訓互異凌襟難曉打飯即盛飯打卦即貞卦打聽即偵聽

言打同所爲言打異在面日巴爲輔在孔日巴爲魄在尾日巴

爲把言巴同所爲言巴異是也六日總別不同假借相質凡以

手斂持通曰又以手斂脅則別曰侈凡有所攝受通曰用以口受食則別曰齧是也明斯六例經以音變諸州國殊語詰詘者雖未盡僚儻得模略足以聰聽知原今所撰方言幾八百事暇日幸爲我編次天气慘癭褰衣當速購取爲道自珍幸甚幸甚章炳麟頓首

三與黃侃書

季剛足下頃與諸生猶說文爾雅得數事孫仲容疑說文疊字楊許所說不諦以金文有𠂔𠂔謂疊古文作𠂔從𠂔𠂔會意且𠂔皆𠂔字也𠂔者從且閒雨肉半見會意僕因念且本𠂔字古文𠂔作𠂔與𠂔相似空本作𠂔從古文且中肉半見形誤爲𠂔張參據喜平石經作𠂔形蓋倉頡凡將正體異於說文𠂔𠂔二

古文並當作𠂔其訓當從釋言空肴也爲正引伸爲安猶甚字
從甘訓尤安樂飲食男女生民以爲大欲社席之上尊俎之間
皆便安地也易曰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宴樂即安樂字本作晏
爲飲酒爲燕亦書作宴並以晏爲本文說文晏安也孳乳作宴
飲食稱宴空本訓肴說文肴啖也引伸訓安與宴反覆相例釋
詁顯代也因念周頌言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大雅言凡周之
士不顯亦世顯並訓代不者發聲也有代之者有嗣之者故得
無射有代之者故得奕世也代說文本訓更更有二義改易曰更相續亦曰更古多作庚實更字
也故代爲更代子孫相繼亦曰孟子引書丕顯哉文王謨丕承
代冠義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哉武王烈右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與周頌不顯不承同文斯
爲誠飭之言言當代文王謨承武王烈以右啟後人也高郵王

氏未尋釋詁徒以顯訓爲明欲以詞例相耦易承爲烝訓以厚
美斯戾矣釋詁謂勤也說文謂報也報當畢人也報爲本義報
之所以勤之今俗猶言報效故謂引伸訓勤如其本義則謂者
當也秦始皇帝詔曰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
甚無謂漢高皇帝詔曰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
沒甚無謂也漢孝景皇帝詔曰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爲暴甚無
謂也又曰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諸言無謂者猶
云不當顏師古說高帝紀曰無謂者失於事宜不可以訓其言
博而篤矣世人以無謂爲無指趣失其情實說文并訓不行而
進言小學者皆云前後當爲并經典相承作前僕謂并特并進
字耳書前後者作前未爲段借也何以明之說文云初始也從

刃從衣裁衣之始也前齊斷也初前二篆相次明其同意裁衣之始非用前邪裁訓製衣今人猶言前裁相承亦以裁爲始才者艸木之初裁者製衣之始故諸言始者書才及裁訓詁兩通無定字爲正初前裁本同義稱始曰前不亦悅乎款款欲書弄字者斯未爲宏通也說文旌旌旗也此爲本義段氏從韵會次所據小徐本次引春秋傳曰旌動而鼓一曰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槌敵此本賈侍中說旌實從扌何因訓爲發石及尋厂部則云厥發石也厥旌古音同部厥音如蹶作居衛反與旌作古外反同音乃悟侍中讀旌爲厥也近所見二徐本皆以發石爲旌本義與引詩其旌如林義相牴段氏依韵會發正又不知訓發石者當借爲厥甚矣小學之難明也說文願大頭也莊子天運曰至貴國爵

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貴富願詞例同郭象說爲
所至願者例相駢牙願當訓大自大頭引伸猶願碩皆訓大頭
引伸訓大也至貴至富至願詞例一也說文罪捕魚竹罔詩言
畏此罪罟既明見本義矣莊子寓言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
罪乎通以今語猶云無所絀其罔以利祿爲纓紼或言罔羅斯
本恆語郭象直說爲辜云無係祿之罪文義詰詘不可通近世
王俞諸家亦竟不是正也說文無寔字穀梁隱元年傳曰寔內
諸侯釋文寔音縣古縣字斯實顛倒記言天子之縣內但書作
縣當云縣古寔字莊子天地曰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司
馬彪曰辯明白如縣室在人前按室非可縣者言室如縣磬者
以磬爲比不得直言縣室也明縣爲古寔字斯則古書縣寓今

書寰宇義易知也若借爲茹

如若同聲

釋言茹度也度寰宇者名家

之言與離堅白爲類墨經曰宇進無近說在數經說曰偃

即區字

宇不可徧舉字也進行者先敷近後敷遠此所謂茹寰宇矣夫爾雅說文治小學者家家諷誦其詁訓說解較察如此然承學者若弗覩以是知學貴博精近與諸生講說文竟方討論莊周書故往往舉其緒言有所是非句以告我章炳麟白

與孫仲容書

仲容先生左右得書竝周禮正義一表謹振董再拜以受發書在去歲八月至五月拙始達自昔未侍先生杖履既遭黨錮修謁無緣竝賜書亦濡滯半歲喜益悲矣承以古文三條見示精鑿瑰琦足補漢師之闕皋本作兢二千年未覩本字歟自先生

發之麟始知說文臭字訓大白澤非淺人妄改乃古文借臭爲

統叔重誤切臭爲本字耳白澤圖已著錄於隋經籍志明其自古相傳有此異歎泉澤二

字本多提殺說文言臭古文以爲澤字本艸廣雅澤蘭兼得虎

蘭之名疑本亦作泉借泉爲統也舊學放失怪說昌披近有欲

以萬國新語改漢土文字者麟方作駁議一篇以世人多謂漢

字難知故復新定紐文韵文令蒙學略知反語已屬虞君轉呈

其有性謬先生幸是正之新方言印行後近復附以新知隱括

就墨爲釋詞釋言釋親屬釋形體釋宮室釋器釋天釋地釋植

物釋動物十篇俟再印行便當就正前書闕失尚多先生有所

誨正幸即見示名原七篇何時出版渴望賜閱若昏夜之待明

星海內奇碩自德清定海二師下世靈光歸然獨有先生雖年

適中身未爲大耋浙人所仰望者亦無第二人願存精神加餐
食長爲鄉土表儀幸甚幸甚麟以寡昧款啟之身荐更憂患學
殖荒蕪無可自意內省素心惟能堅守舊文不惑時論期以故
訓聲均攤護民德遠不負德清師近不負先生雖竝世目爲頑
固所不辭矣正義當以一二月功得卒讀之後有疑滯復當以
書請益也

與簡竹居書

章炳麟白竹居先生左右聞先生風誼久昨從門下得尚書集
注述疏蓋將隙古刺今有爲而作及論周公居攝之事云攝政
非攝位此爲以時制隱度先民乃與古今文一切乖異竊以爲
未可也古之言位不空名而已釋宮曰兩階閒謂之鄉中庭之

左右謂之位說內朝法度如此位者羣臣之鄼鄼者人主之位
若施易以言君位其地有四內朝則兩階閭爲鄉祭祀則主階
爲阼治朝則門屏之閒爲寧觀禮不下堂而見諸侯則牖戶之
閒爲康四者皆主位也然古稱名獨隆于阼記下曲禮曰踐阼
臨祭禮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人君即位白虎通德論
說有三度稽以舊文則有二公羊春秋說正棺兩楹之閒然後
即位此則嗣子宅憂即喪主之位也春秋書踰年即位此則嗣
君踐阼即人君之位也以阼爲主人之階非其主莫敢處故特
舉阼以表王位記文王世子曰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
而治之踐阼者則攝位之明文成王何故不能蒞阼古尚書說
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

五經異義引

蓋約以金縢之文說王與大夫

盡弁是爲已加元服天子諸侯十二而冠則武王崩時成王宏
十二三也然前世蒙恬淮南王大史公輩悉謂成王幼在襁褓
此則金縢後記說周公薨後事甚明襁褓之子骨節未堅不能
勝俛仰登降之事天子之堂九尺雖成人爲君者上除陞則有
瑗以援之懼其傾隊以隋容止猶登車之有綬其在兒僮固弗
勝是是故不能蒞阼則不即位之明徵也推阼以攝其餘則鄉
與宸宇皆弗蒞也夫不在其位則不得與之虛名朝會祭祀不
可曠年廢闕故周公從而踐之若踐阼非攝位者此位竟虛之
七年邪當是時禮樂未定別嫌明微之道未著也故康誥之篇
無嫌于僭代治周公六年而制禮作樂頒度量其制乃稍與前
異自是春秋魯襄公嗣業雖實不能踐阼猶以即位書之猶河

陽不狩而書所謂文致而已秦漢以降事變日戚不能如古制
舒闊天子但于極前即位即位則素分已定踰年徒有改元之
文不更行即位禮又其急者紀元不待踰年而改諸葛輔蜀章
武三年章偁建興危疑之際執不可格以常典今以建興之事
例先漢則繆矣以秦漢之事例春秋則違矣以春秋之事例宗
周則左矣何者世有文質事有緩急古法不可以槩今茲今事亦
不可以推古昔周公之事行之晚世則懿篡奪之端豈直周公
雖堯舜禪讓之事亦然世人以爲周公攝位稱王由王莽所增
竄唐虞之事復魏文帝所增竄乎康誥篇首之文今古文所不
異而先生從蔡沈獨臆之說以爲錯簡孔壁古文得諸朽壤壞
專之中容有拉絕伏生今文嘗以口授鼂錯何其適與之同也

漢世說經猶慮以意增損微之晚周六藝未燔而孫卿又將聖之材禮義之師也其言曰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侮貪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諭于道而能掩迹于文武周公歸周反籍于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爲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執次序節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

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

儒效篇

所謂聽天

下之斷者即仲尼所謂攝政所謂履天子之籍者即記文所謂

踐阼

阼籍二字古音同在鐸陌部故籍得借爲阼以聲類求之猶酢與醕之互借又如藉或作菲也所謂反籍

者謂以阼階主位歸之古者君位不以闢習無形之名爲質名

必有形形必有名故有踐阼之形斯有攝位之名阼者主階非

僂王亦不可踐夫後人言爵級徒虛名耳于古則有定質宰孔

命齊侯曰加勞賜一級無下拜謂堂階之級也是故拜上爲泰

改玉改步蓋取諸履古之重階位如是不僂王而履阼適爲泰

耳孫卿以爲假攝天子逸書嘉禾書假王蒞政胥由此也抑又聞

之周公攝位之初未制禮樂制禮乃在六年其始猶襲殷禮而

已殷禮固兄弟相及故逸周書度邑曰王曰且乃今我兄弟相

後叔旦恐泣涕共手明周公及武王者受之末命故泣涕共手以承之後之反藉則制禮之新意以周道枝主不相閒也曩今周公不制禮樂無周道傳子之義則始終僞王爾春秋魯隱不及授桓而先遇弑雖攝位猶書公未足怪也後人以六年晚定之禮卻議攝位初事寧知禮樂未興悉依前代爲百王之常道邪若以孫卿猶可疑者孟子言伊尹放大甲何故不疑案孟子言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是伊尹亦攝王之位矣若徒放其君不居其位如魯之意如衛之林父雖無伊尹之志悖則甚矣篡則未也放君之事舊無典則猶以爲信兄弟相及承襲殷禮反以爲虛謂明哲必不爾也先生又不信文王受命僞王此則取歐陽修說以駁異故書雅記案職方氏說周時土方萬里夷服以外大行人說爲藩國蠻服以內爲九州方七千里而王制說

夏殷方三千里鄭君注尚書王制以爲唐虞土方萬里九州之內地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爲方千里者四十九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由斯以推殷時故未能全制中國也今尋爾雅釋地釋山諸篇殷時雖得河西號爲隴州然西嶽舍吳山而秩大華明其地不及長安以西王制言西不盡流沙猶侈語也岐周之域既在三千里外等於羈縻又殷制無梁州梁州既棄爲絕域文王之化乃先行江沱庸蜀間其地非殷之素故僞王不爲背叛且六國本周之建國也位在藩臣而自擬於王制孟子

孫卿不聞勸其去號況殷世素非全制者邪宋世儒者不明古制一切以時事相稽胸臆相諗始疑周秦故言終廢書序六藝明文舊史世傳之說不信乃信末師擬議之言乎僕聞之尚書春秋左右史所記錄學者治之宜與史記漢書等視稽其典禮明其行事令後生得以討類知原無忘國故斯其要也古今異變宜弗可以同槩通經致用之說則漢儒所以求利祿者以之謹世取寵非也以爲經典所言古今恆式將因其是以檢括今世之非不得則變其文迹削其成事雖諛直不同其于違失經意均也且六代以前皇風未息士循典禮故王莽魏文必以舜禹周公爲號中唐以來禮崩樂壞狂狷有作自己制則而事不稽古朱泚自帝宋太宗廢其君兄之子而耶真耶不煩以虞芮

質成攝位鴻治文致此寧爲經術導其姦哉故知世丁大過蕩蕩無紀綱文章雖刻削經訓嚴于申商猶之無益也昔人有言以規爲瑱又云以尚明說炳燭者雖治而非書意今欲加王心于六籍借筆削以懲戒三古舊聞希其荒忽頗得以意屬讀若文素明白者文王周公將與篡夫同被鈇質矣昔光時亨說愍帝以死守社稷無去舊都因以失國衡陽王夫之痛明之滅發憤于時亨而歸獄宋之李綱夫不察古今憲度不同利害相反欲以一覲相齊蓋多類此僕謂考迹成事者則宜于此焉變矣書不能盡意故陳述揚摧如此

與人論文書

來書疑僕持論褻大先梁而捐置徐庾以下又稱中唐韓呂鐸

柳諸家次及宋世宋祁司馬光等然上不取季唐下不與吳蜀

六士

謂歐陽
曾王蘇

若兩取容于姚李一流者僕聞之修辭立其誠也

自諸辭賦以外華而近俚則滅質辯而妄斷則失情遠于立誠

之齊者斯皆下情所欲棄捐固不在奇耦數徒論辭氣大上則

雅其次猶貴俗耳俗者謂土地所生習

地官大司徒注

婚姻喪紀舊所

行也

天官大宰注

非猥鄙之謂孫卿云有雅儒者有俗儒者李斯云

隨俗雅化夫以俗爲縵白雅乃繼起以施章采故文質不相畔

世有辭言襲常而不善故訓不綦文理不致隆高者然亦自有

友紀窈窕側媚之辭薄之則必在繩之外矣是能俗者也先梁

禰記則隨俗而善文盡雅陳已稍替及南北提合其實大澆故

有常語盡雅畢才技以造瑰辭猶幾不及俗者唐世顏師古許

敬宗之倫是也。致文則雅燕閒短語有所記述題署且下于俗
數等近世阮元李兆洛之倫是也。且北朝更喪亂久文章衰息
浸已絀于江左。魏收邢子才刻意尚文以任沈爲大師終不近
會江左文體亦變徐陵通聘而王褒庾信北陷北人承其蜚色
其質素醜外自文以妖冶貌益不衷傳曰白而白黑而黑夫貴
有何好乎陵夷至于唐世常文蒙襍而短書媒慢中閑亦數改
化稍稍復古以有韓呂錡柳自任雖夸顧其意豈誠薄齊梁邪
有所欲于徐庾而深悼北人之效法者失其軼麗而祇黨莽不
就報章欲因素功以爲絢乎自知雖規陸機摹傅亮終已不能
得其什一故便旋以趨彼耳北方流執本擁腫也削而礪之大
分不出後漢碑誄尤近造辭竄句猶兼晉宋賦頌之流宋世能

似續者其言稍約亦獨祁光諸子令天韓呂鍾柳所爲自以爲

古文辭縱材薄不能攀姬漢其愈隋唐末流猥文固遠

如毛穎
黔驢諸

篇荒繆過甚故是唐人
小說之體當分別觀之

宋世吳蜀六士志不師古乃自以當時

沒科獻書之文爲體是豈可并哉曩嘗與足下言僕重汪中未

嘗薄姚鼐張惠言姚張所法上不過唐宋然視吳蜀六士爲謹

夸言稍少此近代文所長若憚敬之志冀自珍之價則不可同論僕視此雖不與宋祁司馬光

等要之文能循俗後生以是爲法猶有壇宇不下墮于猥言釀

辭故所以無廢也並世所見王閏運能盡雅其次吳汝綸以下

有桐城馬其昶爲能盡俗

蕭穆猶未
能盡俗

下流所仰乃在嚴復林紓

之徒復辭雖飭氣體比于制舉若將所謂曳行作姿者也紆視

復又彌下辭無涓選精采襍汙而更浸潤唐人小說之風夫欲

物其體執視若蔽塵笑若齟齬行若曲肩自以爲妍而祇益其醜也與蒲松齡相次自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司馬遷班固之言紆自云日以左國史漢莊騷教人未知其所教者何語也以數公名取高援以自重然曩日金人瑞輩亦非不舉此自標蓋以猥俗評選之見而論六藝諸子之文聽其發言知其鄙倍矣紆弟子記師言援吳汝綸語以爲重汝綸既歿其言有無不可知觀汝綸所爲文辭不應與紆同若然者既不能雅又其謬妄或由性不絕人好爲獎飾之言乎不能俗則復不得比于吳蜀六士矣僕固不欲兩取容于姚李而惡夫假託以相爭者楊子曰見弓之張弛而不失其良曰撒之而已矣夫先梁與中唐者孰有張弛豈其爲良異哉使奇耦之言文章之議日競于世失其所以撒而詭雅異俗者據之斯亦非足下之所懼邪章炳麟白

又小說者列在九流十家不可妄作上者宋鉅著書上說下教

其意猶與黃老相似晚世已失其守其次曲道人物風俗學術

方技史官所不能志諸子所不能錄者比于拾遺故可尚也

筆記尚多如此其下或及神怪時有目覩不乃得之風聽而不

刻意構畫其事其辭坦迤淡乎若無味恬然若無事者搜神記

幽明錄之倫亦以可貴唐人始造意爲巫蠱媒嬾之言

符秦王嘉作拾

遺記已造其端嘉本道士不足論唐時士人乃多爲之晚世宗之亦自以小說名固非其

實夫蒲松齡林紆之書得以小說署者亦猶大全講義諸書傳

于六藝儒家也炳麟又白

與鄧實書

昨聞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筆語爲五十家以僕紆廁其列僕
之文辭爲雅俗所知者蓋論事數首而已斯皆淺露其辭取足

便俗無當於文苑向作尪書文實閎雅篋中所藏視此者亦數十首蓋博而有約文不奄質以是爲文章職墨流俗或未之好也定文者以僕與譚復生黃公度耦二子志行顧亦有可觀者然學術既疏其文辭又少檢格復生氣體駿利以少習儷語不能遠師晉宋意用彫琢掠而失粹輕俠之病睢睢相屬公度意言經世其體則同甫貴與之儕上距敬輿下摧水心猶不相逮僕雖樸陋未敢與二子比肩也近世文士王壬秋可謂游於其藩猶多掩襲聲華未能獨往康長素時有善言而稍誦奇自恣僕亦不欲與二賢參儷謂宜刊削鄙文無令猥廁大行之數虛一不用亦何傷於著卦哉故非欲擠摭利病汎僇時彥以自崇也以爲文生於名名生于形形之所限者分名之所稽者理分

理明察謂之知文小學既廢則單篇拋落玄言日微故儼語華靡不揣其本而肇其末人自以爲卿雲家相譽以潘陸何品藻之容易乎僕以下姿智小謀大謂文學之業窮于天監簡文變古志在桑中徐庾承其流化澹雅之風于茲沫矣燕許諸公方欲上攀秦漢逮及韓柳呂權獨孤皇甫諸家劣能自振晚唐變以譎詭兩宋濟以浮夸斯皆不足邵也將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雖容甫申耆猶曰采浮華棄忠信爾皋文滌生尚有譏言慮非修辭立誠之道夫忽略名實則不足以說典禮浮辭未翦則不足以窮遠致言能經國綢於籩豆有司之守德音孔膠不達形骸智慮之表故篇章無計簿之用文辯非窮理之器彼二短者僕自以爲絕焉所以塊居獨處不欲奇羣彥之數者也

夫代文救僂莫若以忠撰錄文辭諒非急務然彼之爲是亦云
好尚所至而已錄事既不可諫僕之私著出內在我宜告以鄙
懷無令署錄玉石朱紫庶其有分章炳麟敏頭

再與鄧實書

秋枚兄鑒得簡君尚書集注述疏一通其閒新意甚多要爲陳
古刺今不盡關於經義惟周公攝位文王受命二事漢世古今
文說皆同自宋以降始有異說近世儒先服膺漢學然於此二
疑或未能冰釋徒承襲舊訓無所發明簡君所以攻擊者亦在
是僕舊時說春秋於隱公居攝事已稍稍解此疑今詳爲執證
庶幾宗周大法不墮冥昧之中矧作又書質之簡君因未詳簡
君住址故求兄錄之報內不敢附于諍友以備瞭誦之職焉書

此敬問起居不具章炳麟敬頌

與羅振玉書

叔蘊足下見東人所集漢學有足下與林泰輔書商度古文獎藉泰甚誠任任若有忘也林泰輔者嘗在大學治古典科非能精理其所作說文攷特賈販寫官之流非獨泰輔也東方諸散儒自物茂卿以下亦率末學膚受取證襍書大好言易而不道禮憲

日本人治漢土學術者多本宋明不知隋唐以上然宋人治禮者亦尚多日本則無其人蓋浮夸傳會是其素性言

禮則無所用此也

其學固已疏矣阮伯元戴子高諸君徒以一二祕籍

逸在東隅若視其國爲天府亦因以其人爲有舊法世傳者然其實非尊崇之也兒僮或五六歲能作署書市人雖知其不逮長者猶鄭重饋遺之以爲偉奇蓋方物是矣頃世學者不諭其

意以東國彊梁馳美於其學術得懷截小善輒引之爲馳聲譽

自孫仲容諸大儒猶不脫是兄其稍負下者然今東方人治漢

學又愈不如曩昔長老腐朽充博士者

如重野安釋三
島毅星野恆輩

其文辭

稍中程聞見固陋殆不知康成子慎諸少年學士號爲疏通稍

知寧人以來樸學然大率隨時鈔疏不能明大分得倫類及其

好傳會任胸臆文以巫說蓋先後進所同謂徐福所攜燕齊怪

迂之士作法於誣令彼國化之也有所荅問取給於佩文韻府

諸書雖經記常言不檢故書以短書類聚爲本亦其成俗然也

往者中土不校東人優絀橫棄重幣以求良師如服部宇之吉

輩尚廁大學教授之列歸即自言深通漢故騰而狂遽時出紙

筆殆與明世大全同科猶不能比帖括

漢學襟志中有服部所
撰孔子集大成一首繳

笑可兒島獻吉之倫不習辭氣而自爲漢文典森大來專爲詩歌體已厭散故不知代語也亦授爾雅於其大學白鳥庫吉自言知歷史說堯舜禹三號以爲法天地人尤紕繆不中程度大氏東人治漢學者覲以尉薦外交不求其實究名況乎域中更相寵神日繩其美甚無謂也爾來小學始萌芽林泰輔輩知說文不與刻符同術於諸子中取爲飭慎矣然頑頓不能辯然否其平議皆奢言無剴切者自餘或往往知求音韻鑄覽未既輒沾沾自發舒翹而奮筆蓋猶在趙宦光毛先舒下妄者或以其禁昧不調之聲自謂誠先漢語復其次也足下學術雖未周挾自視過於林泰輔輩固當絕遠身在大學爲四方表儀不務求山谷含章之士與之商略而意與九能馳驟已稍負職今復妄

自鄙薄以下海外腐生令四方承學者不識短長以爲道藝廢
滅學在四夷差之頃武而行迷以卒世則舊法自此教傳曰惡
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今國人雖尊遠西之學廢舊
籍慕殊語部曲相外未足以爲大虞且其思理誠審亦信有足
自輔者今以故國之典甚精之術不自校練而取東鄙擬似之
言斯學術之大域國聞之大稗領學校者胡可以忽之不認哉
若乃心知其違而幸造次債起之華延緣遠人以爲聲譽吾誠
不敢以疑明哲也章炳麟頓首

馮康有爲論革命書

是首本編入別錄今姑仍右文社印本

長素足下讀與南北美洲諸華商書謂中國祇可立憲不能草
命援引今古灑灑萬言嗚呼長素何樂而爲是邪熱中於復辟

以後之賜環而先爲是齟齬不了之語以聳東胡羣獸之聽冀萬一可以解免非致書商人致書於滿人也夫以一時之富貴冒萬億不韙而不辭舞詞弄札眩惑天下使賤儒元惡爲之則已矣尊稱聖人有謂教主而猶爲是妄言在己則脂韋突梯以佞滿人已耳而天下之受其蠱惑者乃較諸出於賤儒元惡之口爲尤甚吾可無一言以是正之乎謹案長素大旨不論種族異同惟計情僞得失以立說雖然民族主義自大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潛在遠至今日乃始發達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長素亦知種族之必不可破於是依違遷就以成其說援引匈奴列傳以爲上系淳維出自禹後夫滿洲種族是曰東胡西方謂之通古斯種固與匈奴殊類雖以匈奴言之彼既大去華夏

永滯不毛言語政教飲食居處一切自異於域內猶得謂之同種也邪智果自別爲輔氏管氏變族爲陰家名號不同譜牒自異況於戕虐祖國職爲寇讐而猶傳以兄弟急難之義示以周親桃圻之恩巨繆極戾莫此爲甚近世種族之辨以歷史民族爲界不以天然民族爲界藉言天然則褊狹海藻享桃蟻雖六洲之氓五色之種誰非出於一本而何必爲是聒聒者邪長素又曰氏羌鮮卑等族以至元魏所改九十六姓大江以南駱越閩廣今皆與中夏相襟恐無從檢閱姓譜而攘除之不知駱越閩廣皆歸化漢人而非陵制漢人者也五胡代北始嘗宰制中華逮乎隋唐統一漢族自主則亦箸土傳籍同爲編氓未嘗自別一族以與漢人相抗是則同於醇化而已日本定法夙有蕃

別歐美近制亦許歸化此皆以己族爲主人而使彼受吾統治故一切可無異視今彼滿洲者其爲歸化漢人乎其爲陵制漢人乎堂子妖神非郊社之教辨髮纓珞非弁冕之服清書國語非斯邈之文徒以尊事孔子奉行儒術崇飾觀聽斯乃不得已而爲之而即以便其南面之術愚民之計若言同種則非使滿人爲漢種乃適使漢人爲滿種也長素固言大同公理非今日即可全行然則今日固爲民族主義之時代而可涸殺滿漢以同薰猶於一器哉時方據亂而言大平何自悖其三世之說也長素二說自知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得已復援引春秋謂其始外吳楚終則等視不悟荆揚二域禹貢既列於九州國土種類素非異實徒以王化陵夷自守千里遠方隔閼淪爲要荒

而文化語言無大殊絕世本譜繫猶在史官一日自通於上國則自復其故名豈滿洲之可與共論者乎至謂衣服辮髮漢人已化而同之雖復改爲宋明之服反覺不安抑不知此辮髮胡服者將強迫以成之邪將安之若性也禹入裸國被髮文身墨子入楚錦衣吹笙非樂而爲此也強迫既久習與性成斯固不足以定是非者吾聞洪楊之世人皆蓄髮不及十年而曾左之師推陷洪氏復從髡雖是時朋儕相對但覺纖首銳顙形狀噩異然則蓄髮之久則以蓄髮爲安辮髮之久則以辮髮爲安向使滿洲制服涅齒以黛穿鼻以金刺體以龍塗面以墨恢詭殊形有若魍魎行之二百有六十年而人亦安之無所怪矣不問其是非然否而惟問其所安則所謂祖宗成法不可輕變者長

素亦何以駁之乎野蠻人有自去其板齒而反譏有齒者爲犬
類長素之說得無近於是邪種種繆戾由其高官厚祿之性素
已養成由是引犬羊爲同種奉緞尾爲鴻寶向之崇拜公羊誦
法錄露以爲一字一句皆神聖不可侵犯者今則并其所謂復
九世之仇而亦議之其言曰揚州十日之事與白起阬趙項羽
阬秦無異豈不曰秦趙之裔未有報白項之裔者則滿洲亦當
同例也豈知秦趙白項本非殊種一旦戰勝而擊阬之者出於
白項二人之指麾非出於士卒全部之合意若滿洲者固人人
欲盡漢種而屠戮之其非爲豫酋一人之志可知也是故秦趙
之仇白項不過仇其一人漢族之仇滿洲則當仇其全部且今
之握圖籍操政柄者豈猶是白項之胤胄乎三后之姓降爲興

臺宗支荒忽莫可究詰雖欲報復烏從而報復之至於滿洲則不必問其宗支而全部自在也不必稽其姓名而政府自在也此則枕戈剗刃之事秦趙已不能施於白項而漢族猶可施於滿洲章章明矣明知其可報復猶復飾爲瘖聵甘與同壤受其秦養供其驅使寧使漢族無自立之日而必爲滿洲謀其帝王萬世祈天永命之計何長素之無人心一至於是也長素又曰所謂奴隸者若波蘭之屬於俄印度之屬於英南洋之屬於荷呂宋之屬於西班牙人民但供租稅絕無政權是則不能不憤求自立耳若國朝之制滿漢平等漢人有才者匹夫可以爲宰相自同治年來沈李翁孫迭相柄政曾左及李倚爲外相恭醇二邸但拱手待成耳即今除榮祿慶邸外何一非漢人爲政若

夫政治不善則全由漢唐宋明之舊而非滿洲特制也然且舉明世廷杖鎮盜大戶加稅開礦之酷政而盡除之聖祖立一條鞭法納丁於地永復差徭此唐虞至明之所無大地萬國所未有他日移變吾四萬萬人必有政權自由可不待革命而得之也夫所謂奴隸者豈徒以形式言邪曾左諸將倚畀雖重位在藩鎮叢爾彈丸未參內政且福康安一破臺灣而遂有貝子郡王之賞曾左反噬洪氏挈大圭九鼎以付滿洲爵不過通侯位不過虛名之內閣曾氏在日猶必諂事官文始得保全首領較其輕重計其利害豈可同日而道近世軍機首領必在宗藩夫大君無爲而百度自治爲首領者亦以眾員供其策使彼恭醇二邸之仰成而沈李翁孫之有事乃適見此爲奴隸而彼爲主

人也階位雖高猶之閹宦僕豎而賜爵儀同者彼固仰承風旨云爾曷能獨行其意哉一條鞭法名爲永不加賦而耗羨平餘猶在正供之外徭役既免民無惡聲而舟車工匠遇事未嘗獲免彼既以南米供給駐防亦知民志不怡而不得不藉美名以媚悅之玄燁弘曆數次南巡強勒報效數若恆沙已居堯舜湯文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間接以行其聚斂其酷有甚於加稅開礦者觀唐甄之潛書與袁枚之致黃廷桂書則可知矣莊生有云狙公賦芣朝三暮四眾狙皆怒朝四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此正滿洲行政之實相也況於廷杖雖除詩案史禍較諸廷杖毒螫百倍康熙以來名世之獄洞庭之獄景祺之獄周華之獄中藻之獄錫侯之獄務以摧折漢人使之噤

不發語雖李紱孫嘉淦之無過猶一切被赭貫木以挫辱之至於近世戊戌之變長素所身受而猶謂滿洲政治爲大地萬國所未有嗚呼斯誠大地萬國所未有矣李陵有言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夫長素所以不仞奴隸力主立憲以摧革命之萌芽者彼固終日屈心忍志以處奴隸之地者爾欲言立憲不得不以皇帝爲聖明舉其詔旨有云一夫失職自以爲罪者而謂亟亟欲開議院使國民咸操選舉之權以公天下其仁如天至公如地視天位如敝屣然後可以言皇帝復辟而憲政必無不行之慮則吾向者爲正仇滿論既駁之矣蓋自乙未以後彼聖主所長慮卻顧坐席不煖者獨太后之廢置我耳殷憂內結智計外發知非變法無以交通外人得其歡心非交通外人得其

歡心無以挾持重執而排沮太后之權力載活小醜未辨菽麥
鋌而走險固不爲滿洲全部計長素乘之投閒抵隙其言獲用
故戊戌百日之政足以書於盤盂勒於鍾鼎其迹則公而其心
則祇以保吾權位也曩令制度未定太后天殂南面聽治知天
下之莫予毒則所謂新政者亦任其遷延墮壞而已非直墮壞
長素所謂拿破倫第三新爲民主力行利民已而夜宴伏兵擒
議員百數及知名士千數盡置於獄者又將見諸今日何也滿
漢兩族固莫能兩大也今以滿洲五百萬人臨制漢族四萬萬
人而有餘者獨以腐敗之成法愚弄之錮塞之耳使漢人一日
開通則滿人固不能晏處於域內如奧之撫匈牙利土之御東
羅馬也人情誰不愛其種類而懷其利祿夫所謂聖明之主者

亦非遠於人情者也果能敝屣其黃屋而棄捐所有以利漢人邪藉曰其出於至公非有滿漢畛域之見然而新法猶不能行也何者滿人雖頑鈍無計而其怵惕於漢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頑鈍愈甚團體愈結五百萬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漢人無民權而滿洲有民權且有貴族之權者也雖無太后而掣肘者什伯於太后雖無榮祿而掣肘者什伯於榮祿今夫建立一政登用一人而肺腑暱近之地羣相譴詭朋疑眾難襟脊而至自非雄傑獨斷如俄之大彼得者固弗能勝是也共驪四子於堯皆葭莩姻婭也靖言庸回而堯亦不得不任用之今其所謂聖明之主者其聰明文思果有以愈於堯邪其雄傑獨斷果有以儕於俄之大彼得者邪往者戊

戊變政去五寺三巡撫如拉枯獨駐防則不敢撤彼聖主之力
與滿洲全部之力果孰優孰絀也由是言之彼其爲私則不欲
變法矣彼其爲公則亦不能變法矣長素徒以詔旨美談視爲
實事以此誑耀天下獨不讀鐫知幾載文之篇乎謂魏晉以後
詔敕皆責成羣下藻飾旣工事無不可故觀其政令則辛癸不
如讀其詔誥則勳華再出此足以知戊戌行事之虛實矣且所
謂立憲者固將有上下兩院而下院議定之案上院猶得以可
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議員誰爲之邪其曰皇族則親王貝子是
已其曰貴族則八家與內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則衛藏之達
賴班禪是已是數者皆漢族之所無而異種之所特有是議權
仍不在漢人也所謂滿漢平等者必如奧匈二國並建政府而

統治於一皇爲雙立君主制而後可使東三省尚在而滿洲大
長得以兼統漢人吾民猶勉自抑制以事之今者滿洲故土既
攘奪於俄人失地當誅并不切爲滿洲君主而何雙立君主之
有夫戴此失地之天因以爲漢族之元首是何異取罪人於囚
圜而奉之爲大君也乃曰朋友之交猶貴久要不忘安有君臣
之際受人之知遇因人之危難中道變棄乃反戈倒攻者誠如
是則載湉者固長素之私友而漢族之公仇也況滿洲全部之
蠶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者哉雖然如右所言大抵關於種類
而於情僞得失未暇論也則將復陳斯旨爲吾漢族籌之可乎
長素以爲革命之慘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
則立憲可不以兵刃得之邪既知英奧德意諸國數經民變始

得自由議政之權民變者其徒以口舌變乎抑將以長戟勁弩
飛丸發旂變也近觀日本立憲之始雖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
覆幕之師在其前矣使前日無此血戰則後之立憲亦能成故
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爲立憲所無可幸免者長素亦知其無
可幸免於是遷就其說以自文謂以君權變法則歐美之政術
器藝可數年而盡舉之夫如是則固君權專制也非立憲也閻
普通武之請立憲天下盡笑其愚豈有立憲而可上書奏請者
立憲可請則革命亦可請乎以一人之詔旨立憲憲其所憲非
大地萬國所謂憲也長素雖與載湉久處然而人心之不相知
猶控一體而佗體不知其痛也載湉亟言立憲而長素信其必
能立憲然則今有一人執長素而告之曰我當釀四大海水以

爲酒長素亦信其必能釀四大海水以爲酒乎夫事之成否不獨視其志願亦視其才略何如長素之皇帝聖仁英武如彼而何以剛毅能挾后力以尼新法榮祿能造謠詆以聳人心各督撫累經嚴旨皆觀望而不辦甚至章京受戮已亦幽廢於瀛臺也君人者善惡自專其威大矣雖以文母之抑制佞人之讒嫉而秦始皇之在位能取太后嫪毐不韋而蹈覆之今載活何以不能也幽廢之時猶曰爪牙不具乃至庚子西幸日在道塗已脫幽居之輒尚不能轉移俄頃以一身逃竄於南方與太后分地而處其孱弱少用如此是則仁柔寡斷之主漢獻唐昭之儔耳大史公曰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是故志士之任天下者本無實權不得以成敗論之而皇帝則不

得不以成敗論之何者有實權而不能用則不得竊皇帝之虛名也夫一身之不能保而欲其與天下共憂督撫之不能制而欲其使萬姓守法庸有幾乎事既無可柰何矣其明效大驗已眾著於天下矣長素則爲之解曰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弑是有天命存焉王者不死可以爲化日必能立憲之徵嗚呼王莽漸臺之語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今之載湉何幸有長素以代爲王莽也必若圖錄有徵符命可信則吾亦嘗略讀緯書矣緯書尚錄中庸一篇固爲贊聖之頌往時魏源宋翔鳳輩皆嘗附之三統三世謂可以前知未來雖長素亦或竺信者也然而中庸以天命始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終天命者滿洲建元之始也上天之載者載湉爲滿洲末造之亡君也此則

建夷之運終於光緒奴兒哈赤之祚盡於二百八十八年語雖無稽其彰明較著不猶愈於長素之談天命者乎要之撥亂反正不在天命之有無而在人力之難易今以革命比之立憲革命猶易立憲猶難何者立憲之舉自上言之則不獨專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萬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則不獨專恃萬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人我相待所倚賴者爲多而革命則既有其合意矣所不敢證明者其才略耳然則立憲有二難而革命獨有一難均之難也難易相較則無寧取其少難而差易者矣雖然載滯一人之才略則天下信其取絀矣而謂革命黨中必無有才略如華盛頓拿破侖者吾所不敢必也雖華盛頓拿破侖之微時天下亦豈知有華盛頓拿破侖者而長素徒以阿

坤鵠度一蹶不振相校今天下四萬萬人之材性長素豈嘗爲其九品中正而一切檢察差第之乎藉曰此魁梧絕特之彥非中國今日所能有堯舜固中國人矣中國亦望有堯舜之主出而革命使本種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極點如華盛頓拿破倫者乎長素以爲中國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舊俗俱在革命以後必將日尋干戈偷生不暇何能變法救民整頓內治夫公理未明舊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獨可立憲此又何也豈有立憲之世一人獨聖於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蠻者哉雖然以此譏長素則爲反唇相稽校軫無已吾曰不可立憲長素猶曰不可革命也則應之曰人心之智慧有競爭而後發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且勿舉華拿二聖而舉

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於飢寒揭竿而起固無革命觀念
尚非今日廣西會黨之儕也然自聲勢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
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賑飢濟困之事興豈李自成生而有是
志哉競爭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雖然在李自成之世則賑
飢濟困爲不可已在今之世則合眾共和爲不可已是故以賑
飢濟困結人心者事成之後或爲梟雄以合眾共和結人心者
事成之後必爲民主民主之興實由時勢迫之而亦由競爭以
生此智慧者也徵之今日義和團初起時惟言扶清滅洋而景
廷賓之師則知掃清滅洋矣今日廣西會黨則知不必開釁於
西人而先以撲滅滿洲剿除官吏爲能事矣唐才常初起時深
信英人密約漏情乃卒爲其所賣今日廣西會黨則知已爲主

體而西人爲客體矣人心進化孟晉不已以名號言以方略言
經一競爭必有勝於前者今之廣西會黨其成敗雖不可知要
之繼此而起者必視廣西會黨爲尤勝可豫言也然則公理之
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
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長素以爲今之言革命
者或託外人運械或請外國練軍或與外國立約或向外國乞
師卒之堂堂大國誰肯與亂黨結盟可取則取之耳吾以爲今
日革命不能不與外國委蛇雖極委蛇猶不能不使外人干涉
此固革命黨所已知而非革命黨所未知也日本之覆幕也法
人嘗通情於大將軍欲爲代平內亂大將軍之從之與否此固
非覆幕黨所能豫知然以人情自利言之則從之爲多數而不

從爲少數幸而不從是亦覆幕黨所不料也而當其歆血舉義之時固未嘗以其必從而少沮今者人知恢復略有萌芽而長素何忍以逆料未中之言沮其方新之氣乎嗚呼生二十世紀難知種界難新學發見難直人心奮厲時難前世聖哲或不遇時今我國民幸覩精色哀哀漢種繫此剎那誰無父母誰無心肝何其天關之不遺餘力幸同種之爲奴隸以必信其言之中也且運械之事孰不可無而氣師之舉不必果有今者西方數省外稍負海而內有險阻之形孰可以利用外人而不爲外人所干涉者亦未嘗無其地也略得數道爲之建立政府百度維新庶政具舉彼外人者亦視孰利所趨耳未成則欲取之小成則未有不仞爲與國者而何必沾沾多慮爲乎世有談革命者

知大事之難舉而言割據自立此固局於一隅所謂井底之蛙不知東海者而長素以印度成事戒之雖然吾固不主割據猶有辯護割據之說在則以割據猶賢於立憲也夫印度背蒙古之莫臥爾朝以成各省分立之執卒爲英人蠶食此長素所引爲成鑒者然使莫臥爾朝不亡遂能止英人之蠶食邪當莫臥爾一統時印度已歸於異種矣爲蒙古所有與爲英人所有者何異使非各省分立則前者爲蒙古時代後者爲英吉利時代而印度本種并無此數十年之國權夫終古不能得國權與暫得國權而復失之其利害相越豈不遠哉語曰不自由無寧死然則暫有自由之一日而明日自刎其喉猶所願也況縣廷至於三四十年乎且以印度情狀比之中國則固有絕異者長

素論印度亡國書謂其文學工藝遠過中國歷舉書籍見聞以爲證不知熱帶之地不憂凍餓故人多慵惰物易壞爛故薄於所有觀念是故婆羅釋迦之教必見於印度而不見於異地惟其無所有觀念而視萬物爲無常不可執著故此社會學家所證明執無可遁者也夫薄於所有觀念則國土之得喪種族之盛衰固未嘗槩然於胸中當釋迦出世時印度諸國已爲波斯屬州今觀內典徒舉比隣諸王而未見波斯皇帝若並不知己國之屬於波斯者厥有憤發其所能自樹立者獨阿育王一家耳近世各省分立之舉亦其出於偶爾而非出於本懷志既不堅是故遷延數世國以淪喪夫欲自強其國種者不恃文學工藝而惟視所有之精神中國之地教人情少流散而多執著其

賢於印度遠矣自甲申淪陷以至今日憤憤於腥羶賤種者何地蔑有其志堅於印度其成事亦必勝於印度此寧待蓍蔡而知乎若夫今之漢人判渙無羣人自爲私獨甚於漢唐宋明之季是則然矣抑誰致之而誰迫之邪吾以爲今人雖不盡以逐滿爲職志或有其志而不敢訟言於嚆人然其輕視韃靼以爲異種賤族者此其種性根於二百年之遺傳是固至今未去者也往者陳名夏錢謙益輩以北面降虜貴至閣部而未嘗建白一言有所補助如魏徵之於太宗范質之於藝祖者彼固曰異種賤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爲立於其朝者特曰冠貂蟬襲青紫而已其存聽之其亡聽之若曰爲之馳驅效用而有所補助於其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理學諸儒如熊賜履魏象

樞陸隴其朱軾輩時有獻替而其所因革未有關於至計者雖
曾胡左李之所爲亦曰建殊勛博高爵耳功成而後於其政治
之盛衰宗稷之安危未嘗有所籌畫焉是并擁護一姓而亦非
其志也其他朝士入則彈劾權貴出則搏擊豪強爲難能可貴
矣次即束身自好優游卒歲以自處於朝隱而下之貪墨無藝
怯懦忘恥者所在皆是三者雖殊科要其大者不知會計之盈
絀小者不知斷獄之多寡苟得廩祿以全吾室家妻子是其普
通之術矣無佗本陳名夏錢謙益之心以爲心者固二百年而
不變也明之末世五遭傾覆一命之士文學之儒無不建義旗
以抗仇敵者下至販夫气子兒童走卒執志不屈而仰藥剗刃
以死者不可勝計也今者北京之破民則願爲外國之順民官

則願爲外國之總辦食其俸祿資其保護盡順天城之中無不
牽羊把茅甘爲貳臣者若其不事異姓躬自引洩搢紳之士殆
無一人焉無佗亦曰異種賤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爲立於
其朝者特曰冠貂蟬襲青紫而已其爲滿洲之主則聽之其爲
歐美之主則聽之本陳名夏錢謙益之心以爲心者亦二百年
而不變也然則滿洲弗逐而欲士之爭自濯磨民之敵愾效死
以期至乎獨立不羈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浸微浸衰亦終
爲歐美之奴隸而已矣非種不鋤良種不滋敗羣不除善羣不
殖自非躬執大彗以埽除其故家汙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豈
可得乎

以上錄舊著
正仇滿論

夫以種族異同明白如此情僞得失彰較

如彼而長素猶偷言立憲而力排革命者寧智不足識不逮邪

吾觀長素二十年中變易多矣始孫文倡義於廣州長素嘗遣陳千秋林奎往密與通情及建設保國會亦言保中國不保大清斯固志在革命者未幾瞑瞞於富貴利祿而欲與素志調和於是戊戌柄政始有變法之議事敗亡命作衣帶詔立保皇會以結人心然庚子漢口之役猶以借遵皇權密約唐才常等卒爲張之洞所發當是時素志尚在未盡漸滅也唐氏既亡保皇會亦漸潰散長素自知革命之不成則又瞑瞞於富貴利祿而今之得此非若疇昔之易於是宣布是書其志豈果在保皇立憲邪亦使滿人聞之而曰長素固忠貞不貳竭力致死以保我滿洲者而向之所傳借遵皇權保中國不保大清諸語是皆人之所以誣長素者而非長素故有是言也榮祿既死那拉亦耄

載活春秋方壯佗日復辟必有其期而滿洲之新起柄政者其
勦力權藉或不如榮祿諸奸則工部主事可以起復雖內閣軍
機之位亦可以覬覦矣長素固云窮達一節不變塞焉蓋有之
矣我未之見也抑吾有爲長素憂者邇日革命之議譁傳於人
間至今未艾陳千秋雖死孫文林奎尚在唐才常雖死張之洞
尚在保國會之微言不箸竹帛而入會諸公尚在其足以證明
長素之有志革命者不可件舉雖滿人之愚蒙亦未必遽爲長
素欺也嗚呼哀哉南海聖人多方善療而梧鼠之技不過於五
亦有時而窮矣滿人既不可欺富貴既不可復而反使炎黃遺
胄受其蒙蔽而緩於自立之圖惜乎已既自迷又使佗人淪陷
豈直二缶鐘惑而已乎此吾所以不得不爲之辨也若長素能

躍然祇悔奮厲朝氣內量資望外審時執以長素魁壘耆碩之
譽聞於禹域而弟子亦多言革命者少一轉移不失爲素王玄
聖後王有作宣昭國光則長素之像屹立於星霧長素之書尊
藏於石室長素之迹葆覆於金塔長素之器配崇於銅柱抑亦
可以尉薦矣藉曰死權之念過於殉名少安無躁以待新皇雖
長素已摘項黃馘卓茂之尊榮許靖之優養猶可無操左契而
獲之以視名實俱喪爲天下笑者何如哉書此敬問起居不具
章炳麟白

與馬良書

相伯先生左右居賢善俗神道化民者是先生之志也蒐瑣干
祿固不屑爲比聞梁啟超蔣智由輩將以立憲併張天下戴先

生爲祭酒舍天爵而植朋黨先生不其然立憲黨人志不過升斗藉成名以取寵此嬰覬子之所周知然其說率以民權爲導故有所諗於先生代議政體非能伸民權而適堙鬱之蓋政府與齊民財有二階級耳橫置議士於其閒即分爲三政府誠多一牽掣者齊民亦多一抑制者歐美日本行之民愈困窮未見其爲元元福也是在中國則執尤異于東西一日去封建久近之比代議者封建之變形耳君主立憲其趣尤近上必有貴族院下必審諦戶口土田錢幣之數至熾至悉非承封建末流弗能歐洲諸國憲政初萌芽去封建直三四百歲日本且不逮一世封建之政遇民如東溼薪漸及專制地主猶橫於是更立憲政民固安其故也中國提一既二千稔秩級已弛人民等夷名

曰專制其實放任也故西方有明哲者率以中國人民爲最自由無故建置議士使廢官豪民梗塞其閒以相陵轢斯乃挫抑民權非伸之也二曰慎積大小之比歐洲諸國大者不當中國四省最小乃二三府其生又不繇選舉議士率五六萬人而一日本亦十萬人而一耳然被選者猶多豪貴若計中國四百兆人縣選其一得一千四百人猶二十九萬分之一也數愈闊疏則被選者必在故官大駟不然則非民所周知與屬耳目者寧有豪雋與選之望故官素貪汙駟僧又惟錐刀之競直道而選猶不能得佳者況其出于關節日本議士三百餘員苞苴流溢比間可蓋率爲政府爪牙以侵黎庶中國士大夫飾身寡過又不日本若以是代議民其得有幸乎循是二例以中國行立憲

代議之政其蠹民尤劇于專制今之專制直刑罰不中爲害佗猶少病立憲代議將一切使民淪于幽谷夫賊民者非專官吏鄉土秀髦權力絕尤則害於民滋甚乃者諸妄豪強把持公事政府固恭疾之雖齊民亦欲俾刃其腹焉州縣下車能搏擊巨室土豪者井里編氓皆鼓譟而稱民父豪強之妨民如是幸其在野法尚得施今起而爲議士爲虎著冠其妨民不愈況邪且憲政既成則政黨因緣而起新學浮華之士又往往參錯其間今之新黨其猥鄙蓋甚於舊黨矣榜署既章惟封殖黨援是急民之利病固委置之賄賂公行爲梟爲獍將什佰於官吏昔明世東林復社名爲以道德相扶持及其左右朝政則自植渠帥以爲首輔延緣昏祿交通宮禁苟可以利吾黨者惟力是視此先

生所察知也近世新黨佞諛突梯又愈在東林復社下阬之猶懼不盡況埶益之人亦有言芳蘭菀蔚臧不同甌先生游衍昊天躬行文莫哀民德之昌披以身作則教之善道可也焉用與宵人奔走以自塵黜有皇上帝愛民甚矣豈其使新黨豪民肆於人上書不能盡意唯財省覽章炳麟白

與鍾揆一書

林生足下客有得湖南書道湘潭王翁爲湖南憲政支部會長或言楊度歸從與王翁王翁弗應說各異狀僕以王翁平生行迹參校疑後說爲近情然執前言者皆云萬萬如實意者憲政諸子建王翁爲表旗因以矜耀不吝餘名以覆露諸夸者八十老翁名實偕至亢而有悔自墮前功斯亦可悼惜者也立憲者

豈足以張國威舒民氣突厥波斯建置議院無救於衰微縱得一二成效編戶齊民瘡益失其職姓賈豎日貴其執乃陵轢王侯歐洲成驗赫然薊明直以舊貫固然不可撥除中國爲此徒喪其清明寧漁之俗而已矣夸者求仕宦不獲持此上遂幸得假手車堅馬馭被貂裘著織成鞞以游王侯長者其腹腸至猥鄙王翁曩歲嘗在肅順曾國藩間去而勿有與屠沽養卒處天下高之令直爲夸者樹其和門藉勿從事徒以譽望卵翼鄙夫令得自肆已自喪矣頃歲有丹徒馬良者則天主教之父師耳明法蘭西哲學亦窺漢土名家故訓之術旁曉因明行年七十而束修自好行不踰檢橫爲夸者所引令充渠率知其足惜亦因馳書諷之王翁學術非獨馬良也行誼又大似狂狷大耋之

年鼓缶自樂方外聖人庶將比肩原壤一遭點汗向之令名便
當墮地令海內議者云不受進士而規元老議長其讓爵爲歎
突世人王翁雖辨智絕人何以應此足下處王翁門下數歲師
弟子相風切不爲畔謗宜爲先生惜也若乃戎狄豺狼諸夏親
暱義已累箸即不繇碎陳數如僕所聞公羊春秋之學近世甄
明之者自鍾逢祿逢祿祖綸仕滿洲爲執政家世受秦忘其宗
國橫取公羊言進吳楚者以博會引弓之帝魏源龔自珍繼之
皆好功名求仕進學本羸牘尤喜附麗諸所陳述佞諛萬端晚
不得據要路復以微文冊謗戴子高與王翁乃異數子夫處陰
極玄黃之世材者空發憤自厲復我邦族然人情性異效姿能
殊狀作止語默非一端而已故夫纖屨欽馭搞項不聞國政慎

守經術及以九流處則自理動以化人令國家雖泯沒而臭味無改于千載子孫黎民得因以興起者視彼義夫亦足以作對也主翁守此既四十年信誓旦旦晚而自渝僕固意其不然蓋競進嗜利自相題榜以求顯貴者非直廉節士所不爲乃亦自違其學在中國則廢九世復仇之義於清室則蹈人臣自將之誅一前一卻悉敗績失據載使言者非妄明明王翁如珙如琮謂戴子高何謂胡毋生董君何足下不以此匡諫值百年之大齊遭神龜之盡期世有明達生芻一束終已不來王翁之殯宮矣心所謂危亦以告也章炳麟白

中夏亡國二百四十年紀念會書

夫建官命氏帝者所以類族因不失親天室由其無遠故玄黃

于野者戰之疑也異物來邸者去之占也維我皇祖分北三苗
仍世四千九有九截雖窮髮異族或時干紀而孝慈榦蠱未墜
厥宗自永歷建元窮于辛丑明祚既移則炎黃姬漢之邦族亦
因以漸滅顧望皋瀆雲物如故惟茲元首不知誰氏支那之亡
既二百四十二年矣民今方殆寐而占夢非我族類而憂其不
祀覺寤思之毀我室者寧待歐美自頃邦人諸友愀然自謀作
書告哀持之有故有言立憲君主者矣有言市府分治者矣有
言專制警保者矣有言法治持護者矣豈不以訐謔定命國有
與立抑其第次無乃陵躐衡陽王而農有言民之初生統建維
君義以自制其倫仁以自愛其類彊榦善輔所以凝黃中之壹
壺也今族類之不能自固而何佗仁義之云云悲夫言固可以

若是故知一于化者亦無往而不化也貞夫觀者非貞則無以觀也且曼殊八部不當數郡之眾雕弓服矢未若飛丸之烈而薊北大同鞠爲茂艸江都番禺割幾盡端冕淪爲辮髮坐論易以長跼茸茲犬羊安宅是處哀我漢民宜臺宜隸鞭箠之不免而欲參與政權小醜之不制而期扞禦暫族不其忸乎夫力不制則役我者眾矣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豈無駿雄憤發其所而視聽素移民無同德恬爲胡秦相隨倒戈故會朝清明者鮮觀而乘馬班如者多有也吾屬予遺越在東海念大木之所生長膽大沖之所氣師煩然不怡永懷疇昔蓋望神叢喬木者則興懷上之情觀狐裘臺笠者亦隆思古之痛於是無所發舒則春秋思王父之義息矣昔希臘墮宗卒用光復波蘭分裂民

會未弛以吾支那方幅之廣生齒之繁文教之盛曾不逮是偏
國寡民乎是用昭告於穆類聚同氣雪涕來會以志亡國凡
百君子同茲惻隱願吾滇人無忘李定國願吾閩人無忘鄭成
功願吾越人無忘張煌言願吾桂人無忘瞿式耜願吾楚人無
忘何騰蛟願吾遼人無忘李成梁別生類以箴大同察種源以
簡蒙古齊民德以哀同胤鼓芳風以扇游塵庶幾陸沈之痛不
遠而復王道清夷威及無外然則休戚之數悲欣之府其在是
矣莊生云舊國舊都望之嗚然雖北陵艸木之縉入之者十九
猶之嗚然況見見聞聞者邪嗟乎我生以來華鬢未艾上念陽
九之運去茲已遠復逾數稔逝者日往焚巢餘痛誰能撫摩每
念及此彌以腐心流涕者也君子

討滿洲檄

天運丁未紀元四千六百零五年某月某日中華民國軍政府
檄曰昔我皇祖黃帝軒轅氏與炎皇同出於少典之裔實建國
於茲土上法乾坤乃作冠帶弧矢之利以威不庭南翦蚩尤北
逐葷粥封國萬區九有九截少昊高陽繼之至於唐虞分北三
苗海隅蒼生莫不循化夏商之世王威不遠亦能保我子孫黎
民不失舊服自周公兼夷狄定九宇四海之內提封萬里旅獒
肅慎無敢不若衰周板蕩始有赤狄白狄九州陸渾之戎交梓
諸夏夷言被髮瀆亂華俗部落聚居勝兵稀疏亦財比於癰疥
秦始皇帝奄有海內乃命上將驅而致之河湟之外始築長城
以阻匈奴中夏清明秦功爲大皇漢肇興則有平城之役孝武

赫然銳意北伐終絕大幕勒石紀功於狼居胥之山三世載德
威輝旁達日逐呼韓邪單于南向奔命願爲臣妾迄於新都季
漢之世胡胙世衰邊庭少事晉道陵夷授權降虜鐫元海石勒
之徒憑藉晉威乘時僭盜則我中華之疆土自是幅裂五胡麀
聚甲覆乙起江左建國不出荆揚然猶西殛姚泓東誅慕容徒
以燕冀未靖又資拓跋崔浩魏收騰其姦言明朔方之族出于
黃帝姦人王通夏以元經張虜乃云黎民懷戎三才不捨由是
言之非虜之能盜我中華顧華人之耽於媚虜也天誘其衷唐
室受命西戎突厥咸服其辜以中原之地久陷索虜任用將帥
胡漢襍糅卒有安史之變延及朱梁沙陀內寇石晉鐫漢世載
其凶宋承百王之末疆域削迫燕雲諸州淪於契丹金源繼逆

播遷南服遂放蒙古宰割赤縣則我中華殆非墟爲亡國以民
志未攜能貴其種韓宋天完扶義伐罪卒統一於朱氏衣冠禮
樂咸復其初雖疆域之廣不逮漢家捷伐所及遠踰宋氏辨章
種族嚴於有唐九邊分衛席侯相屬衛虜不能肆其毒蒙古不
能播其氛邊防之嚴趣重西北最爾東胡曾不介意乃使建虜
雉兔竄伏於其閒荐食瀋陽侵及關內盜竊神器流毒於中華
者二百六十三年逆胡愛新覺羅氏者女真遺醜孽芽東垂蒙
魚爲皮使犬逐鹿自以朱果之祥發于神鳥誘惑諸夷肆其蠶
食昔在明室萬歷之初跳梁作賊父子就誅凶嗣奴兒哈赤長
惡不悛世濟其逆我中華念其膏肓不忍盡戮因夷治夷驅以
戎索則有龍虎將軍之命歟首肯誕忘德恣其虐饕職貢無時

東珠不入盜我邊部旁及葉赫尼堪外蘭諸部將率羣醜黃衣稱帝其子皇大極因襲便利入據全遼我中華亦有流寇之難討伐不時將帥亟易遂得使虜窮凶極惡肆其馳突外劫朝鮮內圍京邑稔惡盈貫亦隕其命屬以流寇犯闕思宗上賓多爾袞福臨父子假稱義師盜有中夏自弘光初元訖於延平鄭氏之亡四十有一歲冠帶遺民悉爲虜有以至於今傳嗣九葉凶德相仍今將數虜之罪我中華國民其悉心以聽昔拓跋氏竊號於洛代北羣胡猶不敢陵轢漢族虜以要害之地建立駐防編戶齊民歲供甲米是有主奴之分其罪一也既據燕都徵固本京餉以實故土屯積遼東不入經費又鎔金巨億貯之先陵穿地臧資行同盜賊故使財幣不流漢民日匱無小無大轉於

三十一
溝壑其罪二也詭言仁政永不加賦乃悉收州縣耗羨以爲己
有而令州縣恣取平餘其餘釐金夫馬襍稅之屬歲有增加外
竊仁聲內爲饕餮其罪三也自流寇肆虐遺黎彫喪東南一隅
猶自完具虜下江南遂悉殘破南畿有揚州之屠嘉定之屠江
陰之屠浙江有嘉興之屠金華之屠廣東有廣州之屠復有大
同故將仗義反正城陷之後丁壯悉誅婦女毀郭漢民無罪盡
爲鯨鯢其罪四也臺灣鄭氏舟師入討懼海濱居民之爲鄉導
悉數內遷特申海禁其後海外僑民爲荷蘭所戮者三萬餘人
自以開釁中華上書謝罪大酋弘曆悉置不問且云寇盜之徒
任爾殄滅自是白人始悛其意遂令南洋僑民死亡無日其罪
五也昔胡元入寇趙氏猶有瀛國之封宗室完具不失其所滿

洲戮虐弘光朱氏舊宗剝滅殆盡延恩賜爵祇以欺世其罪六也胡元雖虐未有文字之獄自知貉子千紀罪在不赦夷夏之忿非可剗絕滿洲玄燁以後誅求日深反脣腹誹皆肆市朝莊廷鑑戴名世呂留良查嗣庭陸生楠汪景祺齊周華王錫侯胡中藻等皆以議論自恣或託諷刺於詩歌字畫之間虜遂處以極刑誅及種嗣展轉相牽斷頭千數其罪七也前世史書之毀多由載筆直臣書其虐政若在舊朝一無所問虜以人心思漢宜所遏絕焚毀舊籍入千餘通自明季諸臣奏議文集而外上及宋末之書靡不燒滅欲令民心忘舊習爲降虜其罪八也世奴之制普天所無虜旣以廝役待其臣下漢人有罪亦發入旗爲奴僕區之法有逃必戮諸有隱匿斷斬無赦背逆人道苛暴

齊民其罪九也法律既成即當遵守軍容國容互不相入虜既多設條例務爲糾葛督撫在外一切以便宜從事近世乃有就地正法之制尋常私罪多不覆按府電朝下囚人夕誅好惡因於郡縣生殺成於墨吏刑部不知按察不問遂令刑章枉撓呼天無所其罪十也警察之設本以禁暴詰奸虜既利其虛名因以自煽威虐狙伺所及後盜賊而先士人淫威所播搶奸究而取良輿朝市騷煩道路側目其罪十一也犬羊之性父子無別多爾袞以盜嫂爲美談玄燁以淫妹爲法制其他烝報史不絕書漢士在朝習其淫惡人爲雄狐家有麀鹿使中夏清嚴之俗掃地無餘其罪十二也官常之敗恆由賄賂前世臧吏多於朝堂杖殺子姓流竄不齒齊民虜有封豕之德賣官鬻爵著在令

典簡任視事率由苞苴在昔大酋弘曆常善任用貪墨因亦籍沒其家以實府臧盜風既長互相什保以官爲賈以法爲市子姓親屬因緣爲奸幕僚外嬖交伍于道官邪之成爲古今所未有其罪十三也氈笠絳英以爲帽端罩箭衣以爲服索頭垂尾以爲髮鞅勒瓔珞以爲飾往時以蓄髮死者徧於天下至今受其維繫使我衣冠禮樂夷爲牛馬其罪十四也夫以黃帝遺胄秉性淑靈齊州天府世食舊德而逆胡一入奄然蕩覆又其腥聞虐政著在耳目凡有血氣空不與戴日月而共四海故自僭盜以來朱一貴起於臺灣林清起於山東王三槐起於四川洪秀全起於廣西張樂行起於河南其他義師不可悉數豈實迫於飢寒抑自有帝王之志誠以豺狼之族不可不除腥羶之氣

不可不滌故肝腦塗地而不悔也今者民氣發揚黎獻參會虜亦岌岌不皇自保乃以立憲改官之令誘我漢民陽示仁義包藏禍心專任胡人死相撐拒我國民伯叔兄弟亦既燭其奸慝弗爲惑亂以胡寇孔棘之故惟奮起逐北摧其巢穴以爲中華種族請命幕府總攝維綱輯和宗族懼艸澤之駿雄良材鮮學則自以爲王族同類相殘授虜以柄或有兵威既盛虜不能制思尋明祖之迹與比隣諸雄互相角奪不念祖宗同氣之好日尋干戈使元元塗炭帝制既成惟任獨斷不可以保世滋大又懼新學諸彥震於泰西文明之名勸工興商汗漫無制乃使豪強兼并細民無食以成他日之社會革命爲是與內外民獻四萬萬人契骨爲誓曰自盟以後當掃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

國平均地權有渝此盟四萬萬人共擊之嗚呼我中華國民伯
叔兄弟諸姑姊妹誰無父母誰非同氣以東胡羣獸盜我息壤
我先帝先王亦既喪其血食在帝左右旁皇無依我伯叔兄弟
諸姑姊妹亦既降爲臺隸與牛駒同受笞箠之毒有不寢苦枕
塊挾弓而鬪者當何以爲黃帝之子孫惟革命之不可以已而
不可以有二也故有共和之政均土之法以維持於無極事雖
未形規摹則不可以不閱遠惟我國民愷悌多智以此告勉庶
幾百姓與能邇來軍中之事復有約束曰毋作妖言毋仇外人
毋排佗教昔南方諸會黨與燕齊義和團之屬以此三事自致
不競惟大平洪王之興則又定一尊於天主燒夷神社震驚孔
廟遂令士民怨恚爲虜前驅惟是二者皆不可以崇效我國民

之智者則既知引以爲戒其有壯士寡昧不學宜以此善道之
使知宗敎殊塗初無邪正黃白異族互爲商旅苟無大害於我
軍事者一切當兼包并容有違節制悉以軍律治罪又我漢族
仕宦於滿洲者既實同種豈遽忘其祖父徒以熱中利祿受彼
迫脅人亦有言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舉坐爲之不樂
幕府張皇六師神武不殺雖此蜉蟻子猶不妄戮況我同種而
當迫害念爾搢紳及爾介冑既汗僞命如彼赤子陷於深谷爾
雖湛溺爾心肺腎腸猶在爾亦念往者胡人入關陵暴爾祖爾
父斫頭屠腸於絕轡之野爾室毀破爾廟摧夷爾墓掘穿爾先
妣與諸母諸姑亦有汙辱我政府肅將天討爲民理冤以爲有
人心者宜於此變若能舍逆取順翻然改圖有束身歸命及以

一城一壘迎降者任官如故若自忘其本爲虜效忠以逆我大
兵之顏行一遭俘虜或得赦宥至於再三殺無赦其爲閒諜者
亦殺無赦又爾滿洲胡人涵濡卵育於我中華之區宇且三百
年尺布粒米何非資於我大國爾自伏念食土之毛不懷報德
反爲寇仇而與我大兵旅拒以爾四體膏我蕭斧爾撫爾膺爾
誰怨若自知不直願歸部落以爲我中華保塞建州一衛本爾
舊區其自返于吉林黑龍江之域若願畱中國者悉歸農牧一
切與齊民等視惟我政府簫勺羣惠淳化蟲蛾有回面內向者
懷柔以禮革其舊染選舉租賦必不使爾有倚輕重爾若忘我
漢德爾乃盜邊爾名馬大珠不入爾惡不悛爾胡人之歸化于
漢土者乃蹠足聲歎與外胡響應幕府則大選將士深入爾阻

駁建立孔教議

近世有倡孔教會者余竊訾其怪妄宗教至鄙有大古愚民行之而後終已不廢者徒以拂俗難行非故葆愛嚴重之也中土素無國教矣舜敷五教周布十有二教皆掌之司徒其事不在庠序不與講誦是乃有司教令亦襍與今世社會教育同類非宗教之科易稱聖人以神道設教斯即盥而不薦禘之說也禘之說孔子不知號曰設教其實不教也觀周禮神仕諸職皆王官之一守不以布於民常逮及衰周孔老命世老子稱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孔子亦不語神怪未能事鬼次有莊周孟軻孫

卿公孫龍申不害韓非之倫浮爾俱作皆辨析名理察於人文
由是妖言止息民以昭蘇自爾二千年雖佛法旁入黃巾接踵
有似於宗教者佛典本不禮鬼神其自宗乃以寂定智慧爲主
勝義眇論思入無閒適居印度故襟以怪迂之談而非中土高
材所留意加其斷絕婚姻茹州衣褐所行近於隱遁非所以普
教齊民若黃巾道士者符籙詭誕左道惑人明達之士固不欲
少游其藩由斯以談佛非宗教黃巾則猶日者卜相之流爲人
輕蔑則中國果未有宗教也蓋自伏羲炎黃事多隱怪而偏爲
後世稱頌者無過田漁衣裳諸業國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
所務在工商耕稼志盡於有生語絕於無驗人思自尊而不欲
守死事神以爲真宰此華夏之民所以爲達視彼佞諛上帝拜

謁法皇舉全國而宗事一尊且箸之典常者其智愚相去遠矣
即有疾疢死亡祈呼靈保者祈而不應則信宿背之屢轉更易
至於十神譬多張罝羅以待雉兔嘗試爲之無所堅信也是故
智者以達理而灑落愚者以懷疑而依違總舉夏民不崇一教
今人猥見邪蘇路德之法漸入域中乃欲建樹孔教以相抗衡
是猶素無創痍無故灼以成瘢乃徒師其鄙劣而未有以相君
也古者上丁釋菜止於陳設芬香至唐世李林甫始令全國悉
以牲牢薦奠醵禹錫蚩其不學自爾樂備宮縣居模極殿宛轉
近帝制突然廟堂寄於學官 對越不過儒士有司財以歲時
致祭未嘗普施閭閻馳及謠俗是則孔子者學校諸生所尊禮猶
匠師之奉魯班繼人之奉軒轅胥吏之奉蕭何各尊其師思慕

反本木不以神祇靈鬼事之其魂魄存亡亦不問又非能徧於
兆庶也夫衣裳廬舍生民之所以安止律令文牘國家不可一
日廢也今以世人拜謁孔子謂孔子爲教主是則軒轅魯班蕭
何亦居然各爲教主矣若以服用世殊今制異古故三君不能
擅宗教者此則民國肇建制異春秋土俗習行用非士禮今且
廢齊斬之服除內亂謂親屬相亂之誅雖孔子且得名爲今之教主
乎偁其戾度而奉其儀容則誑耀也貴其一家而忘其比類則
偏畸也進退失據挾左道比神事其不可以垂則甚明蓋嘗論
之孔子之在周末與夷惠等夷耳孟荀之徒曷嘗不竭情稱頌
然皆以爲百世之英人倫之傑與堯舜文武伯仲未嘗儕之圖
北清廟之倫也及燕齊怪迂之士興于東海說經者多以巫道

相揉故洪範舊志之一篇耳猶相與抵掌樹頰廣爲抽繹伏生
開其源仲舒衍其流是時適用少君文成五利之徒而仲舒亦
以推驗火災救旱止雨與之校勝以經典爲巫師豫記之流而
更曲傳春秋云爲漢氏制法以媚人主而莽政紀皆主不達以
爲孔子果玄帝之子真人尸解之倫讖緯譌起怪說布彰曾不
須臾而巫蠱之禍作則仲舒爲之前導也自爾或以天變災異
宰相賜死親藩廢黜巫道亂法鬼事干政盡漢一代其政事皆
兼循神道夫仲舒之託於孔子猶宮崇張道陵之託於老聃今
之倡孔教者又規摹仲舒而爲之矣彼豈不曰東魯之聖世有
常尊今而廢之則人理絕而綱紀斁邪此但知孔子當尊顧不
悟其所尊之故今不指陳則無以鑒人望蓋孔子所以爲中國

斗杓者在制歷史布文籍振學術平階級而已往者尚書百篇
年月間略無過因事記錄之書其始末無以猝睹自孔子作春
秋然後紀年有次事盡首尾並明衍傳遷固承流史書始粲然
大備桀則相承仍世似續今晚世得以識古後人因以知前故
雖戎羯荐臻國步傾覆其人民知懷舊常得以幡然反正此其
有造於華夏者功爲第一周官所定鄉學事盡六藝然大禮猶
不下庶人當時政典掌在天府其事蹟略具於詩書師氏以教
國子而齊民不與焉是故編戶小氓欲觀舊事則固閉而無所
從受故傳稱宦學事師宦于大夫明不爲貴臣僕隸則無由識
其緒餘自孔子觀書柱下述而不作刪定六書布之民間然後
人知典常家識圖史其功二也九流之學靡不出於王官守其

一術而不偏覽文籍則學術無以大就自孔子布文籍又自贊
周易吐論語以寄深湛之思於是大師接踵宏儒鬱興雖所見
殊塗而提振之功在一其功三也春秋以往官多世卿其自漁
釣飯牛而興者乃適遇王伯之君乘時閒起平世絕矣斯豈州
野之無賢才由其不習政書致遠恐泥不足與世卿競爽其一
二登用者率不過技藝之官草隸之事也自孔子布文籍又養
徒三千與之馳騁七十二國辨其人民知其土訓識其政立門
人餘裔起而干摩與執政爭明哲人既萎曾未百年六國興而
世卿廢民苟懷術皆有卿相之資由是階級蕩平寒素上遂至
於今不廢其功四也總是四者孔子於中國爲保民開化之宗
不爲教主世無孔子憲章不傳學術不振則國淪戎狄而不復

民陷卑賤而不升欲以名號加于宇內通達之國難矣今之不
壤繫先聖是賴是乃其所以高于堯舜文武而無算者也若夫
德行之教仁義之端周官已布之齊民列國未嘗墜其綱紀故
上有遠瑗史鮪之賢下有沮溺荷蓀之德風被土宇不肅而成
固不悲自孔子授之孔氏書亦時稱祭典以纂前志雖審天鬼
之誣以不欲高世駭俗則不暇一切冀除亦猶近世歐洲諸哲
于神教尚有依違故以德化則非孔子所專以宗教則爲孔子
所棄今忘其所以當尊而以不當尊者奉之適足以玷闕里之
堂污泰山之迹耳談者或曰崇孔教者所以旁慰沙門使蒙古
西藏無攜志此尤誑世之言二藩背誕則強鄰間之給以中國
廢教藉口其實非宗教所能馴也昔張居正之撫蒙古攻討惠

織形格執禁無所不用教已賓服然後以黃教固之耳今不修
攻守之具而欲以虛言羈致是猶欲講孝經以服黃巾必不得
矣就欲以佛法慰籍者自可不毀蘭閨又非縣設孔教以相籠
罩也孔教本非前世所有則今者固無所廢莫之廢則亦無所
建立矣愚以爲學校瞻禮事在當行樹爲宗教杜智慧之門亂
清寧之紀其事不便

書莽蒼園文案餘後

右莽蒼園文案餘一冊日本愛風書屋雕板余得之館森鴻子
漸逸書一本是書今日本已鮮有者故子漸特珍袂之嘗示德
清傅雲龍懋園傅未之奇也雕板不甚精至如告祭舜水二丈
目錄題舜水橐中則題楚瑜究竟原文標題不可臆知亦不得

不仍其舊其他子漸臧本原有校勘語亦開有誤校者余審定
是非頗有取舍然其不可解者亦不敢妄更也青山延光所作
傳則雕本所無又子漸手寫附入者其稱貞享三年是時當虜
康熙二十五年距甲申已四十二歲距緬甸之難亦已二十五
歲鄭氏覆祚三藩亦相繼削平顛木既萎寧復芽蘖而非文拳
拳于定王精禽填海可哀也已據宇佐美充書後則非文尚有
詩及筆語余不得見而僅錄其文餘斯亦可哀也已亥三月章
炳麟叔書于臺北旅邸

又案明史諸王傳定王慈烱莊烈帝第三子崇禎十四年九
月封爲定王十七年京師陷不知所終永王慈炤時帝第四
子崇禎十五年三月封永王賊陷京師不知所終則名慈炤

者是永王而定王乃名慈烱爾今青山延光所作傳中引筆
語作定王慈烱不知爵與名孰誤然宇佐美充謂定王者崇
禎第三子也則確是慈烱而誤作慈烱矣然明史崇禎十四
年諭禮臣朕第三子年已十齡敬遵祖制宜加王號但既受
冊封必具冕服而會典開載年十二或十五始行冠禮十齡
受封加冠二禮可並行乎於是禮臣奏定於是歲冊封越二
年行冠禮則明亡時已十三歲而宇佐美充謂北京之陷年
甫六歲是果據非文筆語而云然乎抑宇佐美充偶誤也據
日本水藩國史總裁川口長孺所纂臺灣鄭氏紀事云延寶
二年康熙十三年正月吳三桂稱擁立崇禎第三子而即帝位檄
曰將欲反戈北逐掃蕩腥氛適值周田二皇親密會大監王

奉抱先皇三大子年甫三歲刺股爲記寄命託孤宗社是賴
姑歔泣隱忍未敢輕舉以故避居窮壤養晦待時蓋三十年
矣又云卜取甲寅年正月元旦寅刻推奉三大子郊天祭地
恭登大寶長孺按莊烈帝第三子定王慈炯也崇禎十七年
國變年既十四佗無三歲皇子者矣京城陷帝崩時三桂猶
駐山海關未入京大監王承恩既殉死於煤山三桂何得會
承恩檄文所言係詐僞非實事也以上臺灣鄭氏紀事長孺按語最爲
近實然三桂所以必託言定王者正以是時中外繫望在此
藐孤耳則慈炯不死固可證明此非文所奉斷爲定王慈炯
非永王慈炤誤在名不誤在爵也至於齒歷長稚一時誤記
無害事實此所言六歲亦非三桂言三歲之故作矯誣者比

矣

又案非文死節事不可攷字佐美充謂舉義殺身清必加以
賊名則信矣余攷朱一貴之起虜廷稱以寇盜而臺灣鄭氏
紀事則云自鄭氏滅後享保六年辛丑明遺民朱一貴稱明
室後裔起兵於臺灣其年敗死是一貴實抱博浪之志者潛
德幽光發於海外未始非幸而非文蹤迹則雖東人亦莫知
其所屆悲夫攷延平初奉魯王盧谿王寧靖王居金門凡諸
宗室頗踰瞻之及克懷之亡寧靖王朱術桂知事既去歎曰
予明室宗族義不可辱具冠服拜天地祖宗與臺人從容別
飲以王印授克塽而自殺五妾殉焉

皆見臺灣鄭氏紀事引鄭成功傳

則鄭

氏亡後明宗室之散處海上者亦必不少如一貴蓋亦其人

也而非文之死庸知非有所擁載而爲之邪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祀邇二百史官區蓋康杼之事若滅若沒豈不疚夫己亥四月炳麟又識

張蒼水集後序

張蒼水集得之鄞張美翬舊題奇零艸上卷雜文下卷古今體詩案公奇零艸有序惟及陰咏篇什筆札則勿與不得以爲大名因改題張蒼水集昔者鐫安箸鴻烈蒯徹纂雋永至藝文志錄其凡目則曰淮南蒯通而已斷雕而爲樸文質更用道固然也公自言思惜聲詩以代年譜其詩當以先後第錄今校其年歷多有越亂襟文爲後人綴緝瘡益不次觀沈光宇序距公正命之歲財六十稔是時故老猶在捃摭討論易得其次而皆回

次無友紀是編次者之咎也美翌寫本故有校語余復有所審
訂箋識其下南田畫江之師皆吾吳越遺老知保種者爲之所
以存禮樂絕腥羶非獨爲明氏之宗稷而已也古者世丁大過
姦人竊命抗旌相格切身以蠲郵詬與彼嘉邇海外卉服而不
返者固以多矣其盡瘁爲一王其隕躬爲一姓於黃農遺胄之
興替勿與焉自宋明之季犬羊傲擾而作者皆以扞吾種族與
王琳堯君素之屬其功實殆相縣哉乃夫提師數千出入江海
一呼南畿數郡皆蒲伏至江淮魯衛諸豪悉詣軍門受約束羣
虜聳栗喪氣而不敢動若公者非獨超躍史何諸將相雖宋之
文李猶愧之矣余生後於公二百四十歲公所撓伐者益衰然
戎夏之辨九世之仇愛類之念猶湮鬱於中國雅人有言我不

見今言從之邁欲自殺以從古人也余不得遭公爲執牧圉猶得是編叢襍書數札庶幾明所鄉往有讀公書而猶忍與彼虜終古者非人也章炳麟序

南疆逸史序

昔漢失其鼎宗子起於坤維陳承祚作三國志始與漢史分離不紀昭烈而託微文於楊戲斯可謂志而晦者明之史自萬季野述之季野東南之獻氏義無北面局促虜漢之閒懷不自遂其述明史訖於思宗之季聖安以降三葉二十年之紀傳不能悉具上援承祚之法後明史則不可以不作溫睿臨者與季野同居京邸憤官書之醜正而集綴寇紀略等四十餘種爲南疆逸史三帝魯王皆爲紀略列傳凡二十四夫季明年歷視蜀漢

且不及半三世播遷主無寧宅典禮法式視蜀漢抑末矣然自弘光以訖永歷之初疆域所跨尚遠軼于益州一部人材眾多智略輻湊於鋤氏有加焉三國志述季漢輔臣自諸葛亮而下爲傳十一逸史所載南都閩浙遺事詳矣傾側擾攘滇粵臺嶠之閒兩蹶名王合圍南都庶幾康舒中興之業皆闕不著尋檢凡例似欲作而日不給者余昔蒐集季明事狀欲作後明史以繼萬氏蓋三帝當著紀而魯監國鄭成功宜作世家將相如何騰蛟瞿式耜堵胤錫鍾文秀李定國輩功施赫然著於招搖旗常金李雖嘗降虜窮阨反正有迷復之功孫可望李赤心郝永忠之徒彊寇然黠空爲豺狼無損於虜皆宜錄入以著勸戒其以故官爲子遺之民三老而外者舊尚眾臺灣陪屬其方略亦

有足多者據是爲典首尾盡四十年人材略具溫氏固言後之
君子續而傳之此亦後死者之責也逸史始萌芽在虜康熙之
中文網尚疏猶不敢以死奮筆上繫蜀志差得比肩若夫南唐
者偏方之小侯西魏者醜虜之餘孽而晚世好事之徒猶撫拾
成事爲一家言則溫氏之志過是遠矣貽之後生以繼春秋攘
夷之義庶幾足以立懦夫起癯疾仲尼有言吾猶及史之闕文
也丙午九月章炳麟序

毛詩正韻序

詩之韻不專在句末召南有草蟲阜螽唐風有角枕錦衾此韻
于句中者也其韻在句末者不專以二句相開小疋有瓊韜旣
飲助我舉斚此韻于起止者也有錢曉微始見端兆及孔攜約

作詩聲類例益繁矣沂州丁維汾以其父丁君毛詩正韻見其例則視摛約尤密有經韻緯韻閉句韻連句韻連章韻起韻收韻線韻正射韻諸目就其所次一篇之中取韻者蓋過半昔大史公以爲詩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合韶武雅頌之音末世節奏已失然其用韻可見于今者嚴栗如此自非大師之教瞽宗之化孰得其度劑哉然後知風雅之非徒歌補亡之爲妄作也往者顧寧人始作本音分部以十孔摛約分部十八丁君復參王懷祖孔摛約二家分部以二十二經界益正條理益密斯所謂集其大成金聲而玉振之者乎允非苗夔之倫所得赴其步驟者也世俗燕樂如周美成張炎所爲字皆中律不可假貸至于古詩則謂之縱意抑揚無有成式今觀正韻所明若大匠

之執規槩猶王府之有和鈞分判衆黍亡得出入古之風律自是始宣明矣然則關雎之亂師孽治之曠歲三千末有丁氏斯乃成均之貞符東序之祕寶凡百小大宜所紬讀佚在閭巷無由布宣余甚惜之故爲之贊序道其隱約云爾章炳麟序

重刊古韵標準序

江慎修古韵標準羅臺山嘗辯證之歷城周氏南海伍氏金山錢氏皆有刊本在其叢書世未有單行者余弟子巴縣陳嗣煌董鴻詩復刊諸成都以余好音韵之學請序乃爲序曰國于天地必有與立非獨政教飭治而已所以衛國性類種族者惟語言歷史爲亟語言之道上古初肇有氏姓變化相嬗下訖於茲雖辭義遷變協以聲類皆得其所從來是故本之古音以爲

網紀而下尋其品目化聲雖錄可執簡而馭也自陳季立始明古今異音顧寧人采三百篇爲韻極次明七國楚漢以下逮於隋唐善分火而不明轉變陳迹具矣無繇觀其會通與夫範圍而不過者初明音理自江氏始也江氏初爲古韻標準蓋實與戴東原戮力同入相配已摩陰陽對轉之端其後東原爲聲類表傳及淮岱孔攜約化其鴟音始采集爲詩聲類然後錄音異讀各有友紀孔氏之謬但在古無入聲之說此當別論此江氏造微之功所以度越前修者歟其部分離合雖若小疏未足以爲尤也今世語言譌亂南朔異流終之不失古音與契合唐韵部署者近是夫欲改易常言以就三代元音其執誠未可也若夫金元虜語侏離而不馴者斯乃財及幽并冀豫之閒自淮漢以南亡是方域未廣

曷爲不可替哉校以江氏之書噴而不亂誠知作之者不專以說毛詩行之者不專以明遠古苟得其統古今可以一源導也是故紬其大體以罄二子民國四年仲春章炳麟序

南洋華僑志序

南紀之國越南分於宋與諸夏同世系言辭書契視朝鮮日本親西南有驃羅斛驃明世悉內屬爲緬甸木邦諸土司羅斛族姓書名皆與華異獨發語多單音明其同本猶昵於瀛洲島夷也南戴目下閩婆今譯作爪哇音小異形誤爲爪哇之迹發自宋元嘉狼牙脩

本言板伽此亦異譯地以山著國名僧訶羅今短譯爲錫蘭

亦窘世朝貢明鄭和嘗略屬之

頗授冊焉然自趙氏之亡逋臣獻民內徧胡寇各往往彖走南國及明季益繇由犖孳衍無慮千萬人去國日遠聲音禮俗皆

離其本輓近哲人盜有其地點者或給事爲吏以爲榮名猶不
戢其鞭箠置罵窮則返本稍益規置學埠湘鄉易本義嘗爲之
師其視師猶傳婢也退而推迹史傳爲南洋華僑志一篇諸此
國形勢風教及與中夏交關之事略得梗槩將憂患而作者也
夫期光復者弗能內揖士萌教之善道而要幸於近功徒顙顙
求助於海外葭莩之屬斯又末矣僑人雖餒淺猶有一善悼念
宗國無忘二鄭獨苦無裁能風義空信讖書屈奇之文謂胡運
當有絕才者又利導之不爲審畫長算開浚第蒙一敗塗地功
緒盡沒此再過也光復者闕遠之業火器既就異秦漢元明閒
以閭巷匹士動搖盤石之宗杖白挺撻堅利執不可就要爲規
摹使仍世茲大收效百年之季而已固不求急就也此則其事

在於學術技能學術興則知慕愛國性有貞固之操不以虛言
相塞技能立則人用其所長軍實無乏視浮夸尚才調者相百
也是故藏成而上才成而下借觀印度與不列顛孰不相若然
能舉國屈強堅與之格惟帝羅克之徒挈其吠陀富蘭那之學
以縣羣衆其左右技術輻湊故以惻惻之民而使狡虜鬪氣方
今故土縱不可復辱遲海外當念士燮許靖之化北介廣州其
遺風餘波未遠西連印度亦得傳相則效十室之邑有好學者
一焉期會湊集足以行遠而世人曾莫覺寤忽百年之程功求
旦暮之幸勝媚嫉技能靡遠學術以爲迂左寧務校游日尋譏
詐湘軍虛說不驗之言失用於執政則鮑子光復者失用於中
原則鮑子海嘯陋鄉此范增所以疽發背也鮑本義之書其有

感於斯言章炳麟序

東三省政要序

自渝關而東廣員四百萬方里地往往與異域錯壤其民鴉獯不均宅都宛平則此其左掖也清末始稍置郡縣建置未備廣谷大川茂林沃土良冶之饒未盡人庶未育阡陌未通光復以來其變益亟余以不才籌邊斯土觀其民雖桀健而醇樸易與爲善也興利之道多端若屯墾鐵冶皆艱阻未易猝舉鐵道亦多隸外人雖欲新開無由要以利水道平錢幣爲主松花黑龍二水袤延六七千里而遼河實扼西南海口由是有溝通松遼之議松花水北流而遼河南行其間以高原分脊鑿之則逆地泐其勢不行北部嫩江處高而南下東折入於松花南距遼河

不三百里鑿以爲渠則徑行無所阻閼也金阮之利一歲直銀一千餘萬而外輸者直七百萬以黃金易他國紙幣官不爲禁更虛張紙幣以效之銀日騰貴一歲自倍視初造紙幣時五六歲則增四倍故其地雖寡丁口多穀物而民生計日感夫捐金而重虛幣其弊空五尺豎子所知反其道又非難也民之所樂吏之所惡蝮螫如此而余奉職亦不獲稱困辱隨之泰縣繆君子才從事東隅最久有東三省圖誌之作又與英人秀思同事測量錦遼積數歲參驗所得爲書名曰東三省政要其道三省事狀條列最備利害之端皆可舉而措也艸昧之地得一計簿效十百於法書得一樸士效十百於華吏令國家欲自治於長城以內即是書爲無用猶有遠圖其不曰國之祈望邪余每馳

傳寧遠廣寧間念熊襄愍遺事未嘗不擗膺高蹈也子才之書
蓋發憤而作矣異日復從事斯土其有感於斯言

地文學序

審山川之流執則可以知天時寒燠沙磧壤土金玉錫石經脈
所由矣淮南作地形訓儒者言三條四列雖准略財有端緒踵
事可精也獨苦晚世言地員者皆詳於郡縣沿革而山川經紀
弗詳略及天時物產節解而言又弗能成條貫取近始分地理
地文地質三科各有宗極而亦相與參伍上考經緯則與玄象
相應遠推山阜河海成形之始杳冥不可考而原也桃源張蔚
西者習於行地實始次地文學其文雖略而大端包舉不遺蓋
殖民安居以相教擾非是無繇固非務爲恢博徵之玄理而已

民之地著猶家有場圃也家居不能知水泉泥塗雖欲治圃弗能若蔚西者可謂能勤生者矣蔚西蓋嘗出北塞抵歸化城望陰山爲余言秦長城故趾猶在明世始移大同之邊按趙武靈王初築長城並陰山而塞高闕秦得河南亦因河爲塞焉故漢世朔方五原雲中定襄四郡皆在塞內訖唐名號物色未改陰山之城遼史記之蓋包絡四郡地非當局促於近邊者也明正統始棄東勝則移長城於大同固宜失險喪地幾五百里而近世莫有留意者信乎遠略之無人也蔚西又言東漢訖唐黃河循軌無他患者由四郡多居民穿渠溉田水有所散故不得奔湊下流宋以下蒙古荐居廣牧不耕故渠湮塞則河水暴注下方湍瀨之力挾沙增淤由是黃河歲歲潰決今誠效漢世治田

北假股引其河以爲溝洫下游雖千歲無患可也是二者皆經國大體發自蔚西聞其論議而箸書之心亦大可見矣余既略識蔚西行事因序其書以見端末民國三年孟秋章炳麟

國粹學報祝辭

國粹學報既興三年餘杭章炳麟以辭祝之曰部婁無松栢故日本因成於人而中國制法自己儒墨道名尚已雖漢宋諸明哲剽精厲意慮非陽人所能有也自棄其重而倚於人君子恥之焉始反本以言國粹余爲侏張獨奇觚與眾異蓋傳記之成事文言之本剽雖其潘瀾洩餘不敢棄也然當精意自得沒身而已務侈而高誦數九能之士文眈其外者吾疾之及夫學術所至不簡擇則害愈沉橫政橫民雖新學階之哉始自暨司游

士取則於吾先正適其胸府視新學與之合彌以自堅秀言浸
昌盲風卷舒學童漂焉亦視是爲取捨是故豪強自治本于寧
人學校譁時本于大冲藩鎮亂法本于而農工商兼并本于慎
修委身給役本于易直喻利輕義本于東原政事之亂自三逸
民民俗之弊自三大儒此六君子者窮知盡慮以明其指本以
求治豈遽以誣民哉諸妄聞人撫其一端內契於愚心外合於
殊國持之有故倡和益眾新學小生未知臧否塊然出入於其
齊汨所在波靡學成而反又昌大之名曰新學其實受幹於成
說也不理六君子之用心而以其合者取寵世受其獎非獨新
學亦國粹之咎已若夫尊獎廉恥創懲貪墨是寧人所長也均
田廢錢貧富不翹是大冲所長也種族自衛無滋蠻貉是而農

所長也明察庶物眇合律度是慎修所長也捲勇英駟獨立不
惟是易直所長也損上益下不以理奪是東原所長也此皆便
於齊民而公府百司馳說之士惡其害已故度而弗道吾黨之
士言國粹者不撫其實而取下體終於阿附橫民七略有云襍
家者流蓋出於議官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然則講
學以待問者待爲議官而已矣君子道費則身隱學以求是不
以致用用以親民不以干祿高者宜爲陳仲管寧次雖爲需次
宗周續之未害也六君子之徒宜有所裁抑云爾抑今之學者
非碎與樸是憂憂其夸以言治也憂其麗以之淫也憂其琦傀
以近讖也憂其鉅襍以亂實也憂其繁繞以誣古也磨之齟之
抒之浚之扶其已微攻其所係余以是祝賢人君子

民報紀念祝詞

我漢族昆弟所作民報倣載至今適盈一歲以皇祖軒轅之靈
洋溢八表方行無閼自茲以後惟不懈益厲爲民斗杓以起征
胡之鐙吹流大漢之天聲白日有滅星球有盡種族神靈遠大
無極敢昭告於爾丕顯皇祖軒轅烈祖金天高陽高辛陶唐有
虞夏商周秦漢新魏晉宋齊梁陳隋唐梁周宋明延平大平之
明王聖帝相我子孫宣揚國光昭徹民聽俾我四百兆昆弟同
心戮力以底虜首愛新覺羅氏之命掃除腥羶建立民國家給
人壽四裔來享嗚呼發揚蹈厲之音作而民興起我先皇亦永
有依歸

高先生傳

高先生諱學治字宰平其先自山陰之前梅渡江而宅爲仁和
人先生生則扶義淑儻樂文籍無純駁皆取弱冠游同縣勞權
勞格兄弟閒慕其悃惓始刻苦求樸學勞氏多藏書自何焯盧
文弨顧廣圻所校鍵篋百種得盡假讀深居治三禮及四家詩
旁羅金石亦好宋明儒書以貢生選烏程訓導是時歸安徐有
壬善四元術仁和勞權善校讎德清戴望好爲故訓皆時走集
望年最少性感聚不與時俗偶每至見佗人所論著即曰爲先
生漱嶽先生曰諾望即取書反覆檢之證一事駁一事曰爲先
生奏悲誦先生曰諾望則倚牆振慍聲振林木當是時先生最
懽及望治公羊春秋與先生異術勞權亦死先生始不說經炳
麟見先生先生年七十五六矣猶日讀書朝必寫百名書雖倦

不臥也問經事輒隨口應且令讀陳喬樞書炳麟曰若不逮陳
奐矣先生曰長洲陳君過拘牽不得騁炳麟問孫星衍且及逸
書先生曰逸書置之禹貢鄭注引胤征曰篚厥玄黃昭我周王
孫君曰詔導勸也忠信爲周說昭爲勸則是言忠信王何其紆
曲無文義邪炳麟曰大康失邦及仲康至相世天子守府有斟
灌斟尋之地耳地理志北海郡有平壽壽光二縣應劭曰平壽
故斟尋壽光故斟灌斟城灌亭皆在焉然則周王者壽王也地
本名壽漢世因以名縣古者遷都則國號從之商更爲殷商更
爲周唐更爲晉是也天子依壽爲行在故不曰夏王稱壽王矣
古文周壽聲近稠或作騶其例也望文生義言忠信王未之思
也先生稱善且曰若是逸書則可說矣雖然不見篇帙從朽壁

中得一二語已拉絕者輒以施訓若得完書當云何炳麟由是說經益謹先生語炳麟惠戴以降撲學之士炳炳有行列矣然行義無卓絕可稱者方以程朱悅也視兩漢諸經師堅苦忍形逖世而不悶者終莫能逮夫處陵夷之世刻志典籍而操行不衰常爲法式斯所謂易直弼中君子也小子志之炳麟拜受教先生爲人宣髮而髯以好金石財略盡子保徵善治生先生得取給常薄滋味緩形故得壽考以清光緒二十年年八十一卒病時語其子保康曰居亂世無粟粟如桺絮吾聞諸朱用純矣藟以冬甘疾疾者將以定而性也旣病甚保康常采庭華進先生說之頃之又進黃甘枕上命徹之曰自病莫如貪旣得華復樂此邪其自救如此子二保康保徵

俞先生傳

俞先生諱樾字蔭甫浙江德清人也清道光三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既授編修提督河南學政革職既免官年三十八始讀高郵王氏書自是說經依王氏律令五歲成羣經平議以荆述聞又規襍志作諸子平議取後作古書疑義舉例治羣經不如述聞諦諸子乃與襍志抗衡及爲古書疑義舉例輒察臆理疏紕比昔牙角財見納爲科條五寸之槩極巧以冠盡天下之方視經傳釋詞益恢闊矣先是浙江治樸學者本之金鶚沈濤其佗多凌襍漢宋邵懿辰起益誇嚴先生教干詁經精舍學者鄉方始屯固不陵節同縣戴望以丈人事先生嘗受學長洲陳奐後依宋荊鳳引公羊致之論語先生亦次何邵公論語義一卷

始先生廢初見翔鳳翔鳳言說文始一終亥即歸藏經先生不
省然治春秋頗右公羊氏蓋得之翔鳳云爲學無常師左右采
獲深疾守家法遠實錄者說經好改字末年自救爲經說十六
卷多與前異章炳麟讀左氏昭十七年傳其居火也久矣其與
不然乎證以論衡變動篇云緜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說曰不
然者林然之誤借林爲緜先生曰雖均善不可以訓其審諦如
此治小學不撫商周彝器曰歐陽修作集古錄金石始萌芽推
略可采其後多巫史誑豫爲之韓非所謂番吾之迹華山之基
可以辨形體識通段者至秦漢碑銘則止雅性不好聲色既喪
母妻終身不肴食衣不過大布進襪不過茗菜遇人豈弟臥起
有節氣深深大藎形無苛妒老而神志不衰然不能忘名位既

博覽典籍下至稗官歌謠以筆札汎愛人其文辭瑕適竝見襍
流亦時時至門下此其所短也所著書自羣經平議經說而下
有易說易窮通變化論周易互體徵卦氣直日考卦氣續考書
說生霸死霸考九族考詩說荀子詩說詩名物證古讀韓詩外
傳士昏禮對席圖禮記鄭讀考禮記異文箋鄭康成駁正三禮
考玉佩考左傳古本分年考春秋歲星考七十二侯考論語鄭
義考何邵公論語義續論語駢枝兒宮錄讀漢碑自諸子平議
而下有讀書餘錄讀山海經讀吳越春秋讀越絕書孟子高氏
學讀文子讀公孫龍子讀鶡冠子讀鹽鐵論讀潛夫論讀論衡
讀中論讀抱朴子讀文中子讀楚辭如別錄其他筆語甚眾然
非其至也年八十六清光緒三十三年卒

贊曰浙江樸學晚至則四明金華之術第之昌自先生賓附者
有黃以周孫詒讓是時先漢師說已陵夷矣浙猶穀張不弛愈
繕不逮一世新學興生滅我聖文祭而不蟬非一隅之憂也

孫詒讓傳

孫詒讓字仲容浙江瑞安人也父衣言清大僕卿性骨鯁治永
嘉之學而詒讓好六藝古文父諷之曰孺子徒自苦經師如戴
聖馬融不阻羣盜爲姦劫則賊善人寧治史志足以經世致遠
詒讓曰以人廢言不可且先漢諸黎獻風義嶢然經訓之以徒
舉一二人僻褻者史官如沈約許敬宗可盡師邪父乃授周官
經其後爲正義自此始年二十中式丁卯科鄉試援例得主事
從父宦于江寧是時德清戴望海寧唐仁壽儀徵鐫書曾皆治

樸學詒讓與游學益進以爲典莫備于六官故疏周禮行莫賢于墨翟故次墨子閒詒文莫正于宗彝故作古籀拾遺其他有名原古籀餘論契文舉例九旗古義述周書斟補尚書駢枝大戴禮記斟補六歷甄微廣韻姓氏刊誤經筵札迯述林又述方志爲永嘉郡記初賈公彥周禮疏多隱略世儒各往往傳以今文師說而拘牽後鄭義者皆仇王肅又糅襍齊魯閒學詒讓一切依古文彈正郊社禘祫則從鄭廟制昏期則從王益宣究子春少贛仲師之學發正鄭賈凡百餘事古今言周禮者莫能先也墨子書多古字古言經上下尤難讀備城門以下諸篇非審曲勿能治始南海鄒伯奇比次重差旁要諸術轉相發明文義猶詰訕不馴詒讓集衆說下以己意神指迴明文可諷誦自墨

學廢二千歲儒術孤行至是較著詒讓行亦大類墨氏家居任
卹所至興學與長吏檣柱雖眾怨弗恤也自段玉裁明說文其
後小學益密然說解猶有難理者又經典相承諸文字少半缺
略材者欲以金石款識補苴程瑤田阮元錢坫往往考奇字徵
闕文不審形聲無以下筆龔自珍治金文蓋繆體滋多於是矣
詒讓初辨彝器情僞擯北宋人所假名者即部居形聲不可知
輒置之即可知審其刻畫不跌豪釐然後傳之六書所定文字皆
隱括就繩墨古文由是大明其名原未顯於世札箋者方物王
念孫讀書襟志每下一義妥耳寧極淖入湊理書少于諸子平
議校讎之勤倍諸子平議詒讓學術蓋龍有金榜錢大昕段玉
裁王念孫四家其明大義鉤深窮高過之晚年嘗主溫州師範

學校充浙江教育會長清廷徵主禮學館不起年六十一清光緒三十四年五月病中風卒

贊曰叔世士大夫狃于外學財得魄莫視樸學若土梗詒讓治六藝旁理墨氏其精博足以摩挲姬漢三百年絕等雙矣遭時不淑用晦而明若日將莫則五色柳穀愈章而學不能傳弟子勉爲鄉里起橫舍願以裂餘見稱于世悲夫

黃先生傳

黃先生名以周字元同浙江定海人也父式三號儆居先生治經爲浙東通儒先生少承父業以傳經明道自任言著書當質鬼神俟後聖年十九爲十翼後錄非其至也清同治九年中式浙江鄉試明年會試選謄錄期滿當得知縣不就又十年大挑

以敘職用先後署遂昌海鹽於潛訓導選補分水訓導先生性
願至事親至孝非禮不動爲學不拘牽漢宋門戶詩書春秋皆
條貫大義說易綜舉辭變象占不偏主鄭王尤選三禮自孫炎
類禮以來學者區別科條舊矣清世得大體者有惠士奇禮說
金榜禮箋金鶚求古錄陳立白虎通義疏證然弗能條件分別
禮說尤散襍無部曲綖廷堪禮經釋例比攷周密又局於士禮
一端先生爲禮書通故百卷列五十目囊括大典採此眾甫本
支救備無尤不班蓋與杜氏通典比隆其校覈異義過之諸先
儒不凌之義盡明之矣嘗又輯軍禮司馬法二卷而論田制取
北朝均田爲準校定周尺謂當今八寸一分不如是車不足容
三人均田制蓋先生所欲施行要其根極以治禮爲主嘗曰輓

漢宋之末流者其惟禮學邪文章非禮則淫哇政事非禮則襍
霸義理非禮則虛無禮學廢故國亂而民蕩初宋世四明之學
襍采朱陸及近世萬斯同全祖望學殆端實至先生益醇躬法
呂朱亦不委蛇也尤不慕陸王以執一端爲賊道平生不爲流
俗文辭諸華士皆謂先生不文先生亦自退然其說經陳事象
物閎蕭超出錢大昕阮元諸儒上遠甚時寧波知府宗源瀚有
循吏聲獨嚴事先生就辨志精舍屬主焉嘗欲效鄒魯習禮性
解營造畫古宮室爲圖命匠將裁矣源瀚行視良久曰至矣所
謂發育萬物駿極於天者也顧皇代衣曰懼不可以行周禮先
生乃罷久之提督江蘇學政黃體芳就南菁書院延先生講主
書院十五年江南諸高材皆出其門中閒嘗竝建佗師惠發策

千進者多歸之而事樸學者專宗先生弟子慈谿馮一梅林頤
山丹徒陳慶年元和曹元弼爲得其傳通王兆芳尤親早死先
生之作莫大乎禮書通故其餘有子思子輯解經訓比義古文
世本黃帝內經集注及倣季襍箸五種皆卓然可傳世晚選處
州教授以特薦授內閣中書年七十二清光緒二十五年十月
卒子家岱家驚世其學

贊曰余少時從本師德清俞君游亦數謁先生先師任自然而
先生嚴重經術亦各從其性也清世大人稱程朱者多曲學結
主知士民弗蠲則專重漢師抑維閭其賢者誠弘毅知質文之
變而末流依以游聲技愈小苛違道益遠夷爲食客而不知恥
先生博文約禮躬行君子獨泊然如不與世俗成虧者林頤山

頌之曰履賢體聖懷衷精純紹聞衣言董振漢學烏庠至矣

鄒容傳

鄒容字蔚丹四川巴人父某行商隴蜀閒略知書容少慧敏年十二誦九經史記漢書皆上口父以科甲期之容弗欲時憲彫刻父怒輒撻笞至流血然愈重愛容稍長從成都呂翼文學與人言指天畫地非堯舜薄周孔無所避翼文懼擯之父令就日本學時年十七矣與同學鈕永建規設中國協會未就學二歲陸軍學生監督姚甲有姦私事容偕五人排闥入其邸中榜頰數十持前刀斷其辮髮事覺潛歸上海與章炳麟見於愛國學社是時社生多習英吉利語容調之曰諸君堪爲西人耳社生皆怒欲毆之廣州大駟馮鏡如故入英吉利籍方設國民議政

廳於上海招容容詰鏡如曰若英吉利人此國民者中國民邪
英吉利國民邪鏡如慙事中寢容既明習國史學于翼文復通
曉訖文部居疾異族如仇讎乃州革命軍以擯滿洲自念語過
淺露就炳麟求修飾炳麟曰感恆民當如是序而刻之會虜遣
江蘇候補道俞明震檢察革命黨事將逮愛國學社教習吳朧
朧故甚容炳麟又幸脫禍直詣明震自歸且以革命軍進明震
緩朧朧逸遂名捕容炳麟容在獄日就炳麟說經亦時時講佛
典炳麟以因明入正理論授之曰學此可以解三年之憂矣明
年獄浚容炳麟皆罰作西人遇囚無狀容不平又啗麥飯不飽
益憤激內熱浚膏炳麟謂容曰子素不嗜聲色又未近女今不
夢寐而隨自出空懲忿自攝持不者至春當病溫明年正月疾

果發體溫溫不大熱但欲寐又懊懣煩冤不得臥夜半獨語罵人比且皆不省炳麟知其病少陰也念得中工進黃連阿膠雞子黃湯病日已矣則告獄卒長請自爲持服疏湯藥弗許請召日本醫弗許病四十日二月二十九日夜半卒于獄中年二十一矣詰朝日加已炳麟往撫其尸目不瞑內外譁言西醫受賄下毒藥殺之疑不能明然西醫視獄囚至微賤凡病皆令安坐待命勿與藥獄囚五百歲瘐死者率一百六十人容疾始發而醫不知其劇比日久病能已箸顧予以熱病常藥亦下毒之次也容卒之歲日本與露西亞始成

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傳

徐錫麟字伯蓀浙江山陰人也幼擣虔器過手輒毀父憎之年

十三挺走錢塘爲沙門不合歸讀書喜算術尤明天官中夜輒
騎危視列宿所圖天象甚眾又自爲渾天儀徑三尺許及造紹
興地執圖然未嘗從師受也稍長習農田事聞崑山多曠土欲
往開治不果年二十九以經算教於紹興中學二歲轉副監督
在校四年弟子益親如家人頃之以觀博覽會赴日本得同志
數人且購圖書刀劍以歸錫麟家東浦在縣西十五里爲立業
學又規建越郡公學爲基者中傷數矣卒不動嘗置一短銃行
動與將時露西亞人逼遼東錫麟聞之慟哭晝露西亞人爲的
自注彈丸射之一日輒試銃十數反遭彈丸反射直徑汰肩上
顏色不變試之愈勤其後持銃有不發發即應指而倒錫麟始
慕句踐項梁欲保聚紹興且以觀變年三十以事過上海上海

有浙江豪傑十餘人設盟約謀光復即走就之歸始以兵法部
勒子弟矣明年與弟子循行諸暨嵎東陽義烏四縣晝步行百
里夜止叢社閒幾一月多交其地奇才力士歸語人曰涉歷四
縣得俊民數十知中國可爲也初紹興城中有大善寺天主教
會欲得之陰構諸無賴脅沙門署質劑爲質於教會者紹興名
族士大夫皆怒弗敢言錫麟方病瘧裹絮被直走登壇宣說抵
拒狀眾譴誦卒毀券教會謀益衰錫麟念士氣孱弱倡體育會
月聚諸校弟子數百人習手臂注射女子秋瑾與焉從是就大
通師範學校朝夕講武每訓練必身先之素短小習一歲筋力
自倍能日行二百里尤善同縣許克丞謀以術傾滿洲克丞捐
金五萬版與之入賞得道員年三十三與其弟錫驥暨餘姚馬

宗漢等二十五人詣日本因通商局長石井菊次郎求入聯隊
不許欲入振武學校以短視試不及格居數月以事歸國是時
餘杭章炳麟以言革命繫上海獄罰作三歲限且盡或言身欲
行賄獄卒毒殺之上海大譁錫麟爲奔走調護直詣獄見炳麟
炳麟素不知錫麟名識其友陶成章錫麟欲自陳平生事獄吏
訶之錯愕不得語乃罷去復東抵日本欲與陶成章及弟子會
稽陳伯平入陸軍經理學校不果屬其友其學造紙幣曰軍興
餉匱執將鈔略鈔略則病民亦自敗洪秀全事可鑒也今計莫
如散軍用票事成以次收之然軍用票易作僞宜習其彫文鐵
鏤令難作易辨子勉學矣議既定以陳伯平馬宗漢歸鄉人復
請任徼巡事許之旋與同縣曹醴泉赴宛平出山海關徧走遼

東吉林諸部至輒覽其山川形勢見大盜馮麟閣與語甚說是歲淮安徐海大侵錫麟年三十四即以道員赴安徽試用錫麟未得道員時欲藉權傾虜廷諸達官無所不游說自袁世凱張之洞及浙江巡撫張曾敫故湖南巡撫俞廉三皆中其說爲通關節書與浙將軍滿洲人某亦受錫麟倭刀爲其用到安慶歲莫即主陸軍小學踰年移主巡警學堂日中戎服自督課莫即置酒請諸軍將士又賣衣服以給彈丸諸生益嚴重錫麟雖軍士亦多欲附者矣安徽巡撫恩銘謂錫麟能奏請加二品銜然聞人言日本學生多陰謀稍忌之錫麟亦心動即移書浙江諸豪刻日赴安慶又外與諸練軍結欲奪卒取安徽大吏令軍心亂乃舉事期五月二十八日巡警生卒業集大吏臨視盡掩殺

之恩銘欲逮至其校執事顧松令易期以二十六日臨視時援
未集顧已不可奈何乃密與陳伯平馬宗漢爲備及期鼓吹汴
諸大吏皆詣校疑立巡撫前即位三司諸吏以次侍錫麟令顧
松鍵門拒出入顧松固知情陽諾不爲鍵錫麟持短銃遽擊恩
銘數發皆中要害左右與之走三司皆奪門走即閉城門拒外
兵請軍至不得入乃發兵捕錫麟錫麟知事敗傳呼巡警生百
餘人日立正巡警生皆立正錫麟曰向左轉走巡警生皆左轉
走走則攻軍械局據之發銃彈丸盡發礮礮機關絕陳伯平戰
死錫麟即登屋走走追者至被禽恩銘已死三司問錫麟狀曰受
孫文教令邪錫麟曰我自爲漢種問罪滿洲孫文何等鯁生能
教令我哉五月二十六日虜殺山陰徐錫麟於安慶市刳其心

祭恩銘而浙江虜官亦捕殺秋瑾大通學校遂破壞錫麟之死
年三十五矣錫麟雖陰驚然性愛人在山陰嘗步上龍山見一
老嫗方有經遽抱持救之問其故曰負人錢即爲代償得不死
陳伯平浙江會稽人也名淵以字行少長福州歸鄉里入大通
師範學校徐錫麟甚重之與游日本欲學陸軍不得習巡警旋
乘歸專習擊射事在上海踞一小閣日陳藥校試藥嘗迸發聲
鈴鈴動數十步伯平傷身甲錯如魚鱗時畢人多即避詣病院
治療復渡日本從藥師卒受藥道既通欲急試錫麟輒戒之伯
平嘗語人曰革命之事萬端然能以一人任者獨有作刺客刻
印稱實行委員用自厲夢寐輒呼端方鐵良其用心專壹如此
善方言喜作詩詩多亡矣伯平死時年二十六

馬宗漢字子貽浙江餘姚人也祖某素任俠貧民皆倚爲重宗漢少慧聞人誦岳鄂王詞欣欣若有得曰長大亦當如是及長讀史傳益感慨以破虜自誓潛結少年有氣者數人又習英吉利語入浙江高等學校罷歸與同志立三山蒙學堂自督教之詔以亡國之痛異族之禍弟子皆泣下莫能仰視常購求近人言光復書散之鄉里見者扼腕浙江所以多義旅者宗漢力也頃之從徐錫麟赴日本欲陰求豪傑然所遇多大言自矜宗漢大失望歸欲赴德意志學陸軍諸少年畱宗漢欲有所規畫會遭祖喪遂不行是時虜廷下書稱立憲宗漢作書辯其妄然士人多幸愛宗漢發憤疾作徐錫麟在安慶召宗漢及陳伯平計事宗漢與諸生書曰吾此行不能滅虜終不返矣錫麟既與

浙東義旅成謀期且迫宗漢伯平日夜部署軍事及期錫麟已
贊恩銘宗漢謂顧松敗謀召至即斷頭督巡警生破軍械局援
繩伯平戰死宗漢欲焚軍械局錫麟止之且曰徒死無益亟走
猶可爲後圖宗漢去半道爲虜所得繫獄五十日窮問黨與考
掠楚濤宗漢爲遜言抵譴卒不得一人主名七月十六日虜殺
餘姚馬宗漢於安慶獄前年二十四

章炳麟曰錫麟卓犖越勁蓋有項王風其猝起不反顧者非計
短也以寡助遇大敵固以必死倡耳始錫麟攜妻孥抵日本及
歸有知其謀者風錫麟當置家屬海外猶得遺種錫麟曰人皆
有妻子可悉移異域乎以至安自處詒人以危吾恥之卒攜家
歸余見世之從容大言者多矣臨事多全軀保妻子而世方被

以榮名光復之緒其靳哉伯平宗漢樸誠形物臨難不撓可謂死士矣

鍾永圖傳

鍾永圖字季懷四川永川人年二十五始游學日本隸東京實業學校以事歸宿留上海入中國公學習理化卒業課取桂林馬君武屬赴桂林任師範教習不就再赴日本入宏文學院高等師範入學豫備班以不善英吉利語就正則學校學踰年復入宏文學院高等師範入學豫備班永圖雅好算術物理性貞靜無造次之華務周人亟既東游朋友有貧不自振者常割學費半澹之而身被服縑衣布帶見學子多務聲氣虛不信者爲上謂民德日熒薄夏將爲夷聞人道六莸故訓大好之時時往

聽歸則夜誦說文爾雅及顧炎武唐韻正曰昔相如作凡將揚
雄爲訓纂方言小學者蜀人之業嘗以膏沐四方今遂隳廢公
私學校弟子亦多矣有典籍不能句讀無以畜德乃欲撥棄舊
文習倚魁之言宦學異國又惡算術物理錄昔務言政法貴慕
權執永圖已明習物曲願復修正名之學以保國故是任然形
弱多深沈之思夜聞雞鳴始臥力不給自謂學不能大就歲在
屠維作噩春二月朏永圖終夜繞柱歎甚悲明日獨出沈積濱
海死年二十九遺書致其友鍾正楸言處分餘財及以家書勉
被同學終無亢辭世皆多其精潔臨命不憤然莫能得其情也
章炳麟曰昔嚴遵李業興于蜀皆好隱名訥言敏行常璩爲巴
志道其民質直好義土風敦厚無造次辯麗之氣至今四川猶

然永川于古爲巴分若永圖者蓋乘其壤地之性者也余聞中國維首在隴蜀人皇高陽始萌芽於江原今南土俗多浮競獨四川爲異諸夏幾亡蓋將反其本哉然巴蜀最先與秦合故西周史籀之文行焉相如楊雄得以小學名其家晚世殆盡永圖之發憤自裁豈虛辱殆與盧照鄰之徒異矣

書蘇元瑛事

香山蘇元瑛子穀獨行之士不從流俗然于朋友竺藝凡委貴功利之事視之蔑如也雖名在革命者或不能得齒列少爲沙門梁通英吉利文字稍長乃習珊斯克利多書尤善畫以藝文自放廣東之士儒有簡朝亮佛有蘇元瑛可謂厲高節抗浮雲者矣若黃節之徒亦其次也豈與夫錄名黨籍矜爲名高者同

日語哉元瑛與鍾光漢有舊時時宿留其家然諸與光漢陰謀者元瑛輒冒之或不同坐礪而不隣涅而不滓其斯之謂歟用弁急不隸黨籍持黨見者多賺之光漢爲中訥事發彖以誣元瑛顧談者不自量高下耳謝德程技不中爲元瑛執鞭元瑛可誣乾坤或幾乎息矣

書清彭山縣知縣康壽桐事

余違難日本而城固康寶忠從余學知其父壽桐爲人也或言壽桐官四川久總督岑春煊嘗鉤致欲重案之春煊御史嚴亦或溢怒不暇裁別其得失无以明民國既興余始識春煊閒問其事春煊憮然言已忘之已而寶忠以狀來偁其父仕四川三十年初以府經歷爲總督丁寶楨所知薦至知縣以同知或直

隸州用先後歷順慶府經歷布政司庫大使彭山梓潼什邡知縣簡州知州唯彭山爲題補竦事最久而春燿倚以卻外人責言者也平生不好章句而嫻習政典及諸名臣奏議自爲襍職時已講明之初爲丁寶楨巡捕寶楨銳意治鹽政大商撓之懼誅以銀三十萬兩爲賄求緩頰說制府不受亦不發其行賄事始有聲及爲縣無留獄盜不敢犯其竟在彭山獲大盜詹炮匠周軍庭二子聚徒各數千人猝見捕致民俱其神署什邡時紅鏗教通起他縣皆槍攘不自安獨未有入什邡者然亦惠下未嘗矜已嘗曰聽訟得情職也吐俗詐僞宏哀矜如藍鼎元之徒以司察陰事爲能自役之任非南面長官也終以善治盜爲鄰縣華陽所忌蜚語中傷以劾去官其時當清光緒三十三年春

煊去四川已久矣余觀其狀誠一時惠吏且知人言爲謠也昔
諸葛丞相及宋張詠治蜀皆善持法韋皋李德裕雖寬博尚亦
發斂如志不詆于民其後長吏浸爲嚴威雖科目高第與退官
閒居者皆畏府縣吏如神天吏民交惡謫言日騰忌者利其紛
糅用相摧軋其舉劾亦有逢會焉壽桐城固人隸屬漢中漢中
故四川部也元中世更屬陝西其奢俗食味猶如故故能知其
情偏寬猛更治如循環然猶不免於譏掇至於今法令無常唯
視朝貴大吏所向轉徙故有朝時課最莫或不完首領者矣欲
爲良吏且無害其身者其唯伸民意哉其唯伸民意哉

韵文集自敘

昔王澤竭而詩不作春秋經世稱道行事始詳定哀多隱褒譏

亦晦由是屈原孫卿之賦亦有譎諫遺風下逮曹阮左郭諸家
五言始盛苟別以六義其致一也余生殘清之季逃竄東隅躬
執大象幸而有功餘烈未殄復遭姍議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既
壹鬱無與語時段聲均以寄悲憤躬自迄錄不敢比於古人采
之夜誦抑可以見世盛衰

瑞安孫先生傷辭

炳麟始交平陽宋恕平子平子者與瑞安孫先生爲姻因是通
於先生當是時吳越閒學者有先師德清俞君及定海黃以周
元同與先生三皆治樸學承休寧戴氏之術爲白衣宗先生名
軍隱言故訓審慎過二師著周禮正義墨子閒詁古籀拾遺經
邊札邊如目錄而平子疏通知遠學兼內外治釋典憲實積經

炳麟少治經交平子始知佛臧平子麻衣垢面五六月箸絲屨疾趣世之士如仇讎外恭謹恂恂如鄙人夸者多舉平子爲笑平子無愠色及與人言學術剛按四注談者皆披靡炳麟以先生學術問平子平子勿深意然不能非閒也會南海康有爲作新學僞經考詆古文爲鐺散僞書炳麟素治左氏春秋聞先生治周官皆鐺氏學駁僞經考數十事未就請於先生先生曰是當譁世三數年荀卿有言狂生者不胥時而落安用辯難其以自熏勞也頃之康有爲敗其學亦絕然輕賸者多撫三統三世爲名高往往喜識緯誣典籍成事外與進化之說相應不自知回遁始疑六藝卒班固范曄所錄亦以爲罔先生節族愈陵不與世推移炳麟著尨書未就以其艸稿問於先生方自擬仲長

統先生曰淮南鴻烈之嗣也何有於仲長氏然炳麟始終未嘗見先生顏色欲道海抵溫州履先生門下時文網密不可平子以白先生先生笑且曰吾雖無長德中正之官取沒於膽猶勝諸薦紳怯慙畏事者自有館舍可止宿也其後傾側攫攘堦陛之中播遷江海閒久不得先生音問平子亦荒忽不可得蹤迹問浙中諸少年曰先生亦幾及禍然懷保善類自若學者介以爲重平子雖周謹顧內摯深與人言輒云皇帝聖明今且用滿洲文署其詩炳麟素知平子性奇傀而畏禍以此自蓋非有媚胡及用世意談言微中亦喁喁見鋒刃世無知平子者遂令朱張陽狂示親昵于齋夷冀脫禍難雖少戇要之世人負平子深矣其言內典始治寶積經最後乃壹意治瑜伽炳麟自被繫專

修無著世親之說比出獄世無應者聞平子治瑜伽竊自喜以爲梵方之學知微者莫如平子視天台華嚴諸家深遠稽古立事世無逾先生墨經廢千載本隱之顯足以自名其家推迹古籀眇合六書不爲穿鑿莊述祖龔自珍不足當牧圉然文士多病先生破碎抑求是者固無章采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宜與文士不相容受世雖得王閨運等百輩徒華辭破道于樸學無補益定海黃君旣前卒屬先師又不幸姬漢典柯不絕如線賴先生任持之爾雅故通古今冠帶之民千四百州縣獨有一介而新學又不與先生次比獨倡無與古先民之遺文其將墜地令先生得上壽庶有達者繼其遺緒令民志無攜貳中夏猶可興也昨歲炳麟次新方言三百七十事上之先生以爲樂操土風

民不忘本質之子雲稚讓而不惑百世以俟知言之選而無鉏
吾庶幾國學可興種姓可復先生視新方言以爲精審賜之周
禮正義且具疏古文奇字以告八月發書比今歲五月始達江
戶將以旬月抽讀正義且以書報先生願輔存微學擁護民德
遠不負德清師近不負先生嗚呼不泯辰乎先生遂捐館舍焉
知向日所以詔炳麟者今遂爲末命也乃者先生不以炳麟寡
昧有所譽敕自茲其絕先生被炳麟書自言作名原七篇今亦
不可得受讀國亡典刑炳麟喪其師資且聞平子亦蟄處不與
世耦生死未可知內之韻籀儒墨之文外之玄奘義淨之術湊
于一身世道交喪求良友且不得一二學術既亡華實薨剝而
中國亦將殄絕矣嗚呼哀哉辭曰

四維喪國滅亡積棟梁民安鄉生不遭亮與舜讓湯湯大海不
可望靈尚安畱吟青黃

沈蓋哀辭

歲在昭陽單閼月在望相某某等謹以清酌庶羞奠國士沈君
之靈曰烏呼哀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紛建虜之橫行蒞
予遺而爲鮮昔揚靈于洞庭有而農與曾生建黃書而爲律植
攘夷以作經粵洪氏之天德捷漢武于胡清列雙辟歷下擊埃
管兮霸七十二峯而清明旻天罔極爲反爲側破鏡羣翔國藩
林翼翳荆楚與珠申覆黃炎以深墨淪三翻六翼使填泗水兮
纓黍木青珠而爲絲勒悼南土之不靈藉國仇而騁力烏呼哀
哉荒荒衡岳泯無并木兮帝赤燁怒下監而悲傷罔屍元氣歟

以分離兮鑠鑠鐵鏐銀以成光六種震動師子夜咥兮曰聖沈
蓋初度于沅湘亮不讀書而擊劍兮資三戶以斃秦塊抱關于
大別兮龍宅虎豹全脊而魚鱗遭夏口之涂地兮吾將馳乎折
木之津津方冥冥兮歐滿交梓單于西跳兮蜩蟬羣沸假大阿
于哲人兮享千胡而啖其肺何大功之不卒成兮闕叢怨於羣
慙虹蜺旬始氛茲黃天兮直北辰之方醉嗟籥進之不償兮愆
乾餱而犴狴悲夫丈夫固享五鼎兮況爲犧以饗胤族卻外援
於大東兮泰吾身以待三木盲風暴雨泪集若盧兮果天民乎
是杯蒼鴈擊殿雅雉頭白兮羣馬悲鳴而生角烏呼哀哉政變
之獄實隕鄆林媚於天囚厥死非稜勤王之敗唐傳是羅爲滿
干城剗類則空今鈞天百神之忘震且兮方授人以金版資赤

梧於羶胡兮獨愛夷茲姬漢惟夫子之一瞑兮泰皇女媧之魂
長往而不返嗚呼哀哉不有死者誰申民氣不有生者誰復九
世哀我遺黎不絕如系大波相續云誰亡繼重曰中夏有人兮
君千萬歲像寫良金兮雲之外魂歸來兮松江介峴爲旌兮翠
爲蓋徑路刀兮鯨鯢位犁清廷兮神哉沛黃帝歸兮鼎湖返兮
漢土曼兮度無界烏乎哀哉尚饗

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秋瑾哀辭

維年月日餘杭章炳麟儀徵鍾光漢滄州張繼等謹以玄酒茶
香奠志士徐君陳君馬君列女秋氏之靈曰專諸聶政死二千
年刺客之傳鬱堙弗宣泰山有士曰張文祥睚眦報仇新貽是
創期死雖勇未登明堂觥觥徐君會稽降神十三倣儻遁形柔

門既返初服天發芝菌矯捷善算跳丸如輪手造渾儀上捫星
辰刑天舞干魑蛇致雲有不吾懷要領祝分齏爾東胡爲螭爲
蟲荐食上國炎黃之孫君曰小醜腊毒盈屯大命將至爾惟游
魂惟我東越昔有莫邪麾劍城上白頭盈闔鬱此神祕待時其
龍气佉秋子風霆流形不卹其緯而討不庭諸于大招左杖青
萍部勒子弟爰方放行燦怒赤若帝天見靈既刑白馬要誓則
成伯孫曰咨咨汝烏桓汝饕嗜肉飛狸野干余有金版以賂市
官既入爾阻黃龍授權仲夏將苗材官角力挈提死士二人作
翼郊雉三雉東方辨色胡帥蹶起幡腹徑入衲服千夫列入爲
塼坐席未溫倨牙在側左手把袖右射其臆彈丸四發肝脾斃
黑舌吏怔忡穿牆跳匿衛候猶厲狗懷桀德桓桓陳君壹發則

殪遂襲軍府畢力以戛正氣湛掩城門晝塞蒼鷹擊殿畢昂爲
蝕援師迅撓二良斯馘胞腹解支爲淫昏食亦有馬君就塗未
極訓吏旁布斷頭登陟爲呼哀哉泰風羊角下吹浙江眈眈越
女劍客無雙方乘素車上迎伍公揮席八極執戈以撞彊騎奄
至煙霧蔽蒙界寡不當杙壁洞通曳髮反接琅當其胸逆立郡
廷雖虜不降廬灰未積喪此元躬爲呼哀哉韓良狙擊乃中副
車豫讓本身行刀割盧漸離矐目慶卿斷股劍術竊脂卒何云
補未若君曹風行霆舉鉛丸部發踣僵胡虜二十一代勇夫消
沮剝牀斯復今乎反古浙雖海濱實興項楚其亡其亡繫於三
戶誰云黃鵠識書無語爲呼哀哉尚饗

熊成基哀辭

民國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餘杭章炳麟謹以玄酒茶香奠烈士
熊君之靈嗚呼哀哉君實徐伯孫之死友而與炳麟榘枝相繼
者也伯孫誅恩銘於安慶陰結軍隊期於會朝城門晝閉援師
阻遏大義挫頓遺之於君逾年援桴鼓而興夜鏖重圍內外障
隔卒不能成尺寸功而軍人光復之心自此起君既挂鉅隱名
奔竄轉側日本關東之閉止宿吉林屬於凶橫偽清宣統二年
正命吉林巴爾虎門外羣隸以是要賞者二十三人逾年武昌
興獨夫避位大物以更文逾年炳麟至自京師蒞舍長春呂治
簡書所寢之室則君拘繫時故處也夫一興一廢國家代有君
之倡義以暴君在上烝民失職非欲憚刃一人明矣使君無死
將率義夫以獎大順雖與黎黃二公鼎足而三可也天祿不長

噬於豺虎芳烈所播不二十月而大義舉於江漢終復舊物君之神靈其可以妥獨念讒人高張久未梟除其所以賊君者不以臨時對壘顧誣爲刺客以媚貴寵而又歛以珍膳餞以甘言禁錮告變之人以自解說使死者無怨聲而親藩得以悞意斯可謂宗社黨之造端也昔浙江巡撫張曾敫在官無愆殺一秋瑾而士民敵愾後徙佗官所在見距清廷雖愛曾敫猶不能遣今是凶人貪以敗官又造矯誣以摧義士其罪視曾敫且什百民國改建而猶晏居東表專鎮一圻斯實國家之恥昭告君之神靈凡今日與真者有真之後而不能本君革除之志以鋤貪邪而敢有回旋容閥以爲凶人地者有如松華江焉呼哀哉尚饗

宋教仁哀辭

炳麟不佞七年與君子同游鈎石之重夙所推轂如何蒼天前
我名世殂歿之夕猶口念鄙生非誠心相應胡形感于萬里哉
即日去官奔赴躬與執紼拜持羽扇君所好也若猶有知當見
顏色

魏武帝頌

宣哲惟武民之司命禁虢止戈威謀靡競夫其經緯萬端神護
天挺出車而獵狁襲戎衣而關洛定登黎獻乎衽席拊旄倪乎
隍隄而又加之以恭儉申之以廉靖廷有壺飧之清家有繡衣
之敝布貞士於周行過苞苴於邪徑務稼穡故民孳殖煩師旅
而人不病信智計之絕人故雖譎而近正所以承炎鑄之訖錄

尸中原之魁柄夫唯其鋒之銳故不孤媚以弭戎警其氣之剛
故不寵賂以要大政桓文以一匡紀功堯舜以耿介備聖苟擬
人之失倫胡厚顏而無赧

宋武帝頌

明昭有宋放勛之裔降在彭城斬昭不若龍蛇竄逃辟回神靈
號師淮上職孫忝盧南交霸清桓氏背誕黜之建業返帝宅京
大賜彤弓虎賁百人以專討征惟初永嘉五胡槍囊嫚我提封
王赫馮怒跋駕戎車北臨青離師旅用命兵不血刃滅姚慕容
溝封黃河西起大白東暨岱宗日月所照戡削左衽竊有鷁戎
黎民誦德上薦天球踐升法宮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土屏葛籠
放極佞人遏絕音樂返質還忠千四百歲觀仰城穀咸思元功

天下神器有號天王嚴不可干羣賊適國疆理四封百姓大安
上傳高號履藉不灾比皇軒轅遂有去膺穿窬滔天家室相殘
敬茲王命盜倫左肅視此書丹

陸機贊

晉書傳陸機服膺儒術非禮不動觀其德量所致誠非獨文采
而已機父祖爲吳世臣少直傾覆吳亡十年不仕著論辨亡指
席強寇庶幾小雅風人之緒辭賦多悲懿親彫喪懷土不衰張
華以爲聲有楚焉與弟雲頻煩執訊悉密如兒童晏語孝友之
性蓋得之自然也又其照灼人事扶翼通人戒齊罔於盛年拔
戴淵於羣盜卓犖之量亦有祖父風矣自吳國初建張子布顧
元歎諸葛敦仁虞仲翔之倫咸以令德清重連相保持機之族

生母病手足拘攣久之益篤家貧侃遠游不能具薪水今歲二月侃自日本歸母病浹歛喘歎既三十日侍疾無狀以六月十一日眊卒於燕寢年四十五日月有時將期矣侃摧心願爲浮屠懼終望母名余素知侃勤業好問承其父學視狀亦其母煦嫗成之夫勞形忍詬以顧鬻子學既通利不與其名悌矣不可諼也乃爲銘曰

尉律不課周鼎淪廉吏有子常負薪左處側室獨匪人蓬頭繭足爲子勤總角說經方鏗鏗晝拾芋粟龔尊親家無勺藥牡桂菌人生誰如盤石堅棄出腹子隨轉莩歲陽箸離陰涖灘我書玄石陳芳茶

頂羯羅君頌

君姓頂羯羅氏諱某印度楠葛刺人也家世蟬嫣牒有閥文少
實柔惠參若致遠西極之戎曰不列顛賓祭獺食蠶我天府自
君未生僅逮一世國以崩弛方策其泯民忘舊慕從之如水中
閒義夫鏖斯蹕起有師不功仍瘡襲創戎心益饕括克溢尤蓋
臧二十賦以十三籍民爲兵不得大官以越南紀膠杜蘭斯伐
席地廣員功不商疇國人始怨耄髦相咨厲以光復五年參會
者四十萬人君以成人游不列顛大學校高材越足士女所歸
故不列顛印度太守韋利專爲驅絺浚民如犂退作中將杜其
王庭民怒未醒欲有發舒君肄版曠閒兼務彈注抗臬西鵠方
以八寸距步三十發必洞呂遭其燕游疇旅相狎秉械暫射遽
僵其軀祝大憝之命成高墉之功服民萌之怨懲仇國之志豕

見收錄對簿不撓辭成攷竟磬于獄室季二十七時佛陀降生
二千四百六十四季也雖天祿不融而遺烈自遠惟匹士致死
故邦人摩厲悞夫立乎十室清明期乎甲朝銘曰

昆侖之裔南有賢豆漢之右牖聖哲不常鮮卑以狂西戎陸梁
視民如蔽拖其冠帶箕斂而稅駿民既興震雷有馮旃裘是懲
至于九有誰無父母視此死友

安君頌

君諱重根韓人也韓故漢郡地不盈圻李氏受圖實始洪武世
表東海重若左肘王澤下究而徵調不至故能流其豈弟壤腴
志同屬清僭位猶煩恤小堦夷不庭設以盜言始有僭制終爲
陪屬建統監以把其籍廢舊君以伐其謀實適嗣以防其貳檄

王旅以毀其器戮貞士以渙其羣怙爲殘賊怨者亦衆島中武節無歲不厲君素深湛養服景教將率大順以遏亂流搜索曹耦刺指爲誓南自馬訾北蕨鮮卑同志七八參錯暴置淳熙二年秋九月元惡伊藤博文橫厲遼左清吏總督以下皆蛾伏道周如謁萬乘乘傳追鏈次飲爾濱君自遠道詰旦駟馳輅其顏行傳舍之野急繕有怒誰卒越騎矚舉犂牢舉發七丸皆中要害侯人錯愕戈綴不校狂狡顛覆應時就戮逮君攷問辭無盈餘風烈四播義夫感憤北極法家追爲辯訟卒効極刑明年二月繆死于獄年二十三夫亡國絕祀海陸代有及兵符制于仇國軍實毀于武庫發鸛無弧矢之威同惡無簡書之恤禍重如地亦知亡矣然則島鷁藉凶義無兩立雖燭害於方來害不云

極國猶終斃斯所以騁走絕險執無反顧者也銘曰

獷郁夷兮叢犬羊蹂甫田兮焚穰穰鵠鳴埜兮泰風盲操僕姑
兮射天狼弼義聲兮震四方殪胙斬兮民不亡

錢塘弔龔魏二生賦

厲趙氏之舊都兮惟兩生焉終始

龔自珍仁和人魏源卒於杭州

彼三晉之蟬

媯兮胡橐絕乎斯泚昔貢材於帷幄兮視君以著蔡海若叫嘯
汨以竄突兮肇鋪觀於域外陳圖志以覘地兮紛何凌襟其來
蟀怙愆萌以爲捷兮寔捷盧之行邁管蒿第若其梗介兮將以
闕夫玉軼濁世不我覿兮旋說軫於文字籀蒙雅之一裘兮羌
未辨乎丁子何謏聞之石師兮愆此中車令也又亂流而趨古
微兮亦夫子之陷淠也三世七緯狡憤膏肓兮然辟易以奔軼

惟龔生之高朗兮，慘被思躋乎玄闕。農宗亦已連朴兮，羣議紛
葩而未刈鉤哲王之隱盲兮，載白招矩而剿其鼻嗟訐謨其足
立兮，胡忘由基之善息岐童角以說經兮，古今不可乎盡哉凌
雲氣畫棋局兮，亮玄枵其鮮實發軔大漠余弋青鵬兮，望于闐
而采琰玉撻填索塗勿步廣輪兮，剽劫箸乎目錄覽一序其罄
罄兮，尚何瓶之剡漉沒元身以無稱兮，昔宣尼之所詬彼騁驟
此枉轡兮，余猶未知其徑竇黃馘運而已往兮，然行懷乎身毒
察二生之遺籍兮，罔兩閃屍以莫屬惟條貫其未昭兮，謬玄言
以抱蜀亮夸者之死權兮，官不達而殉名走高門與縣簿兮，藉
九能以備卿翰音不登天兮，署余曰中清遂振上宮於景鐘兮，
萬夫翽其振董曰陵向歆而輒慎玄兮，嗣端門以爲豹懿廣陵

之哲凌兮君焉勝茲馬圉得一端以暖姝兮誠艸木其難慙建
鼓毀奔羣任瓦釜兮庶長窳其凱忻而終古亂曰章句汗漫無
所底也彼質既離文未肆也形譟成光奸祿利也退思補過好
朋比也側詭掩舊黎些鬼也來者尚警君無累也

哀韓賦

橫覽兮夏王之九州極目兮徼外之廢些黃鵠縹縹欲高避兮
喬木夔然而蔽之國士狃狃爲干城兮世族當路而第之故野
不可有喬木兮國亦不可有世族惟放勳之焦嶢兮四凶終其
天祿彼蕞爾其彈丸兮故朋游以譁世雖君王之好謀兮蹇亂
流其難濟初禍發于宮鄰兮卒成此金虎伊斧柯之不修兮雖
簡書其何補寔窳倨牙而在旁兮周狗導夫先路廟社廢以塗

地兮名宗固如故念昔明王艱顏而馮怒兮喋血豪家棧之以
荆楚故蜀竄李廖兮秦夷摎呂公旦仁而辟管兮中宗諒而殘
霍肺府固已祝傷兮必國命之可度彼波志于重泉兮其毒大
苦死不可趣兮奔走淫淫之無徑路孟賁不能挽其素車兮兒
說不能解其尺組豈一都之足傷兮胤吾傷於天下

哀山東賦

夫何泰岱之無靈兮不能庇此齊魯海潮忽其上逆兮又重以
鉦鼓兩雄奮而相撞兮金鐵鳴於指中初旣藺吾田稼兮後又
處吾之宮彼姬姜之窈窕兮充下陳于醢頤驅丁男以負僭兮
老弱轉于溝澮厥角蛾伏兮固傭態也奉草食而不省兮死又
莫吾代也管仲化爲枯腊兮魯連瘞於蒿里士鄉無精甲兮游

談不足恃昔余茂舍此都兮樓櫓鬱其駟莊不逾稔而爲此兮
血霑野之茫茫聞老氏之遺言兮惟大匠焉司殺白月中而下
稷兮噫乎何可以不察往者吾不見兮來者吾不聞苟金陵之
不可忘兮天道豈其憐憐

弔伊藤博文賦

嗚呼哀哉伊百年之有盡兮自前代而固然閔夫子之恒化兮
輒彌天以兩丸豈家國之無祿兮抑人生之多艱亮炎炎之必
滅兮夫何取乎賈怨操金椎以入地兮然距父之祕權明本味
於割烹兮亦阿衡之故也羌媵女於後宮兮何不改此度也以
庖宰而得此兮豈始願之所望生有五鼎食兮死固當五鼎烹
雖銘功於壺鑑兮亦貽臭於輶轡緊蹠足於東海兮魚亂乎下

鳥亂上巨鯨死而彗星出兮今獨闕此精光信尋常之溝瀆兮
固鯢鱓爲之長嗟乎段金版以制人兮媚上帝於鈞天信作法
之必斃兮關戰偃盾皆杜前刳佳兵之不祥兮夫安免乎凶年
吾聞夫莊騶之取滇兮苟得保此黃鵠維僑如之佚宕兮修然
橫身於異域覽高位其疾顛兮寧終老乎庖湍遺華我之褒榮
兮亦一家之私肌使工女下機兮販夫巷哭一國昌狂若逐瘼
火兮紛紛溶溶之安宿雖鬻身爲輿臺兮傷夫子之不可贖已矣
哉穹倉不可恃兮螭魅不可與期使麒麟有時而觸羅網兮又
何以異乎羈羸

木犀賦

有唐國之襟弁兮若碓下之屑麤英陸離以無類兮形偃曲以

引弧何時俗之工巧兮叛相字以桂華乳細辛於杜蘅兮混芎
藭於芡興相朱紫之小殊兮眾猶識其夸誣夫筒桂修然而儻
直兮氣與椒齊形與竹居分肌理其鬯馨兮長百藥而充形虛
既名實之殊尤兮眾相誕以襲予所悲夫南州之芳樹兮謂託
根於朔鹵臨磐壁之刺天兮夫豈居國與畦園樸藪而委瑣兮
謂朕形之可御散粟分金兮必理美之無謝信大賂與名鏐兮
使真僞其易度吾不能起展禽而再生兮又焉知讒鼎之無誤
巽倉文

民國二年北軍南成金陵閒攜家鼎。水土相失多成疾疫彌
年以來夭殣相繼昔覽雒陽伽藍記載梁陳慶之北聘染疾楊
元慎水巽其面而爲之辭令廣其文而巽之曰

儉人之鬼住居燕京

居良反

大纏辮髮亂製衣裳塗茨而屋炕土

以牀自稱查門語則稱郎高梁爲飯肉汁作漿呷啜卵蒜喫啖
羊腸手把雀籠鼻竅菸黃乍至中國思慕本鄉急急速去還爾
廣陽若其兵役之鬼羶食猶修牽驢捕兔在山之幽拮拾麩皮
監喂饑頭牛油白爛以爲膳羞膚如紫裏面若漆髮貽目侈口
頸項大痛鴉袍高履胡坐懷惻潯沱漳衛戴盆敖游蹋冰陷澤
轉側張併柳子起舞二簍發謳母作山魈鼠竊狗偷急急速去
還爾幽州其若婦女之鬼肥者爲妍高髻尺餘方勝峨然燕支
擁面權輔相連身撰兩當大屐如船長襦拂地煙管指天臨門
顧笑齟齬曲肩曳脚擎跂狡兔之踰對客發唱益鼓三弦母作
蜻魅爭光燭前急急速去還爾北邊

肅政史箴

師師羣吏布在九共漢作執法式遏亂從鷹鷂之搏胡不佞公
故位卑者譴薄任大者責重季世不式唯辟是同有所拂箴嘆
爾如老發彼小眚舍此鞠凶惻疑苛財吹毛相訟在宋唐介彈
其辟公正色立朝而包拯姍容薰蕕之辨圖于廟墉柱下司直
敢告守宮

巡警總監箴

司隸惟烈相此兆民發姦擿伏金气作辛屈彼大豪以振窮矜
曾是俯張護牽相紛江充作惡拙其捫入蹀血京邑戾后以奔
在吳呂壹襲茲裴器潘子不燭而抽其白刃姦不可長國家泯
昏候人司察敢告應門

艾如張董逃歌序

永歷既亡二百三十八年春余初至武昌從主者張之洞招也
是時青島旅順既割天下土崩過計者欲遶難異域寄籍爲流
民計不終朝民志益渙駘駘似無傅麗張之洞始爲勸學篇以
激忠愛摧橫議就余咨度退則語人宙合皆含血生於其洲而
人偶其洲生於其國而人偶其國人之性然也惟吾赤縣權輿
風姜以來近者五千祀沐浴膏澤淪浹精味久矣凜性非異人
古之謨訓上思利民忠也朋友善道忠也憔悴事君忠也今二
者不舉徒以效忠徵求氓庶且烏桓遺裔蹂躪吾族幾三百年
虺毛飲血視民如雉兔今九世之仇縱不能復乃欲責其忠愛
忠愛則易耳其俟諸革命以後聞者皆怒辯髮上指棟或極之

張之洞之洞使錢恂問故且曰足下言春秋主弑君又稱先皇
帝諱于經云何應之曰春秋稱國弑君者君惡甚春秋三家所
同也清文帝名皇大極其子孫不爲隱當復爲其子孫諱邪之
洞謝余歸自夏口沿于大江而作艾如張一篇以示孫寶璣寶
璣避之以示宋恕宋恕陽爲發狂不省其夏康有爲以工部主
事堯朝政變更法度名爲有條實能厭民望海內夸者曲跳陵
厲北向望風采以爲雪國恥起民瘼有目而余復爲董逃歌一
篇以示宋恕宋恕復陽狂不省其詩曰

泰風號長楊白日忽西墜南山不可居啾啾鳴大特狂走上城
隅城隅無棲翼中原竟赤地幽人求未得昔我行東冶道至安
谿窮醜酒思共和共和在海東誰令誦詩禮發軔成奇功今我

行江漢侯騎盈山北借問杖節誰云是鴈荊州絕甘厲朝賢木
瓜爲爾酬至竟盤盂書文采驩田侯去去不復顧迷陽當我路
河圖日以遠鼎鳴日以怒安得起痛骨慘祛共馳步馳步不可
東馳步不可西馳步不可南馳步不可北皇穹鑒黎庶均平無
九服顧我齊州產寧能忘禹域擊磬一微秩志屈逃海濱商容
馮馬徒逝將除受辛懷哉殷周世大澤寧無人

右艾如張

變風終陳夏生民哀以涼自昔宋南徙垢氛流未央九域尊委
裘安問秦與羌眇我一朝茵晦朔徒菸黃百年遭大剗掄被思
前皇前皇已蒿里懷摯誰陳辭大角出非辰端門慟宣尼梅福
真神仙一言存奉祠齊州有主後素王縣如絲如絲亦危斷流

涕空汎瀾吾衰三百年
刑天烝舞干狼弧又橫
怒絳氣殷成山
微命非陳寶界鴉良獨難
泰帝不蹈海歸蒔千竹竿

右董逃歌

鳩鵲案戶鳴 爲鐺道一作也

鳩鵲案戶鳴似聞楚聲秋問鵲何能爾云受杞梁妻良人始廿
二帶劍冠雄雞繚繚善方言有暫无髯髭中原背板蕩海水澹
羣飛不知何老公屯聚湘水湄阿兄好交游蓬頭著麻屨傳呼
良家子步入郭門西鐺矛長八尺空拳張弩機一朝事不就繳
翼各分飛阿兄走吳會小弟逃東夷阿翁年七十風痺不可醫
家室空無人牆上生蒿藜良人念當歸歸來一何遲上山請玉
兔搗藥丹沙衣父病霍然已辭去下堂階不知何老公手持三

尺微繫頸出門去相將入園扉問我得何罪云子字鋤非上堂
乃無語歎已召屠魁按條當棄市銜冤欲烈誰南山有一鳥啾
啾鳴聲悲託子東南行爲報阿兄知己斷句吳髮難采西山薇
黯黯劉陽門淒淒誰撫屍改席蓋槁骨封棺一丸泥人生會有
死蒿里洞無涯不如登祝融仰天捫虛危傳語後世人請視杞
梁妻

山陰徐君歌

中國既亡幾三百年哀此黎民困不得伸胡虜滔天政日益專
山陰徐君生當其辰能執大義以身救民手織虜酋名聲遠聞
初自弱冠習兵家言雅好結交游俠之倫有力未集憚于發難
采得奇術去爲虜官入賞萬餘得安徽道員巡撫恩銘虜中之

豪謂我君賢信而不疑授之以權明明我君夙夜勞勩撫指士
卒莫不懷仁將伺虜隙以建名勛仲夏講武虜帥來觀百僚追
從軍士萬人鱣鱣我君手持彈丸射虜虜死魂魄飛揚上天騎
士大呼諸吏竄奔攻武庫突其門天不悔禍而軍實已殫烏虜
我君遂喪其元二士與偕惟馬伊陳胞君心隔以高淫昏心躍
起直上棟閣胡鬼告言我腹已穿不能啗飯何用炮炙心肝諸
虜聞之憂心惓惓異域聞之競與稱傳我民聞之莫不悲歎賢
哉賢哉山陰徐君

東夷詩十首

昔年十四五迷不知東西曾開大平人仁者在九夷隴首餘髮
糧道路無拾遺少壯更百憂負繼來此畿車騎信精妍膝腫與

天齊窮兵事北狄三載燔其師將率得通侯材官耗山雞帑藏
竟塗地算賦及孤兒天驕豈能久愁苦來無沂偷盜遂轉盛妃
匹如隨藥家家懷美疾肝閉生瘍微乃知信虛言多與情實違
賜谷多溫風藪野無枯條處處開林園屢屨行相招上著高山
冠革帶橫在要後有曼鬚婦相從羅酒肴三觴乃未已忽在山
之椒

客從海西來上堂結羅幃長跪箸席上對語忘時日仰見玉衡
移握手言離別下堂尋革鞮革鞮忽已失回頭問主人主人甫
驚絕氣君一兩鞮便向籠閒掇籠閒何所有四顧吐長舌

甲第夫如何繩蔑相鉤帶虎落穿方空空小門不大按項出門
去恣情逐巖瀨三步復五步京市亦絕蹤時復得叮嚀雲中聞

犬吠策杖尋其聲者歎方高會陛下千萬壽世世從臺隸

海隅無書契其來自營州後有點桑門小復規法盧下讀更上
逸文采相離婁真州爲符號聲類乃絕殊鐫曹不可識略曉唐
人書時作宛平語一字一縈紆晚更效大秦鈔盜忘根株博士
冠通天大版五尺餘三歲術已盡腹空如匏壺轉向大秦去稱
販穹鐫錄自言海西好未若東人殊

徐生昔采藥始聞攜璽書要開鹿盧劍銅鏡能辟邪神仙諒多
技絕盡畱規摹或言亶父子初從隅夷居舊史雖茫昧上國當
攀扶漢主有神靈委心託葭葦一朝時世異譜牒皆虛誣割肉
事隆準道是西家孥

異域多奇書石室難盡藏致用豈在多千祿自有方鴈鷗巢深

林所志在稻梁長兄專城居仲兄爲議郎發篋理羣籍趣以嗣
二兄豈無烏孫語弟子誰能詳

樓船從東來習流方三萬觀兵耀戈甲中心豈忘怨匪寇求婚
姻和親亦良願長筵列甘醴惟宮結華鬢星施從風颺雷鼓喧
郊甸日莫促傳觴潼酪飲無算蛾眉一流睇壯士皆忘戰跪進
金跳脫誓言何旦旦拜賜待三年桑中會相見

漢家昔略地戍卒畱邊野大夏見卬竹西極來天馬粲粲西人
子胡祇相巫鼓或復轉珍異市閭盈席鹵薦食歷歲年豈復煩
師旅此黨獨殊絕先導資時女彈箏挈空侯利鞞堪盤舞持此
作顏行彌勝諸商賈軍氣從之揚一鼓堅城下都護何所爲守
此媚媚者

猛虎在深山百獸皆震恐視彼蒙茸狐徒事穿墳龍幻作白頭
公與人相追踵有時著魑服娛冶宜專寵諒知君子國於菟潛
不動獨與文狸游樓神祀並劒仿佛卑彌呼符州相驅揖豐臣
非雄才管原徒一孔

秋夜與黃侃聯句

中原亂無象被髮入蠻夷黃忍詬既三歲裴葛從之移秋風起

初夕大火忽流西

章

登樓望舊鄉天柱亦已頽雙詘徒爲爾用

晦思明夷

黃

誰言樂浪樂四海無雞棲安得窮石君驛日淪漢

池州木焦以黃桂樹猶萋萋將非天帝醉金版資東饌

章

夏民

竟何罪種類將無遺昔人瞻周道中心猶懔懔何況阻海波咫

尺不可躋

黃

邦家既幅裂文采復安施

章

先民固有作終懼遭

燔煨鼠愛亦異濟魚爛會有幾黃及爾同沈淵又恐罹蛟螭願
言息塵勞無生以爲師章

游仙與黃侃聯句

上國有名山海外無瀛州章將尋不死鄉言至崑崙黃曾聞

淮南王籥雲能上浮章石室坐王母旁揖喬松傳仰視天門開

俛見江河流奇艸雖可餐神仙信何求黃蘋羊出深井魯道焚

難修惟彼談天行飛霜解重囚巨公舉黃犬老聃騎青牛六龍

對我躡麒麟夾道周風伯受鞭督兩師章其頭黃鈞天奏廣樂

萬靈不少留誰言龜鶴壽千歲仍浮游黃

夏口行

夏口何若若南國之紀綱中有二猛士威棱懾殊荒力能斬地

紀智能分天章不念同袍苦好自相扶將門難一尋
殲骨肉還相戕稱兵犯莫府五戰皆夷傷行行各分陌
千里不相望遠視尚角目焉知弟與兄朔風忽陵厲
白露轉爲霜赤松旣云遠誰能無佗腸良言不見聽
思之淚沾裳

廣寧謠

步出鑿無閭文石正鼎鼎神叢亦時見不知祀何誰
惟昔熊飛百楚材爲之魁臨關建牙旗長駕安東維
置疾互千里兩軍無交綏神京有左肘故老知懷歸
誰令斗筭子居中相殘摧付卒不盈萬虛位隆旌麾
一朝泐河西泰山爲爾積彼昏豈不醉輕戰忘其危
何意千載下棄地如遺錐

八月十五夜詠懷

昔年行東塞旋機始云周京洛多零露舉酒增煩憂灼灼此明月皎皎當危樓念我平生親忽如參與畱與子本同袍含辛結綢繆飛丸善自彈還室尋戈矛蒿邪識麻直弦急知韋柔去矣拔山力青驪羈長鞅丈夫貴久要焉念睚眦仇知舊半凋落忍此同傾軫虞卿捐相印蓬轉隨逋囚魏網密凝脂收骨知王修寒燠變常度彼哉曲如鉤惜無不死藥西上崑崙北后羿無靈氣恆蟻非僊儔

感舊

故鬼已煩冤新鬼長不寤及爾同誓盟死生見情素會稽晉虎嘯被褐窮邊成江介乍揚旂一麾無錫豎桃源希世英自哲通簪著風雲有玄感人倫知景附趨趨雙神駿子子羊腸路以彼

明月珠彈此鳥棲樹復關揚峨眉傾城能無妬夕陽忽西隕家
貧無尺布葛屨知霜寒銅瓶知水酢內豎生戎心同歸欲誰譌
告効持短長交紐非吾度百年盡大齊何不歸采萁不見南下
窪白骨相定柱

短歌八章

丹陽富饒帛吳王頭已白亞夫真將軍不知細柳屯
華膏炳明燭膏護行傳箭難鳴天欲曙盡與良人見
我居大行北君在瀛海渚但得高屐人我曹不活女
聞閭鬱崔嵬天關不可開水深泥淖濁牛羊下山麓
東封七十二玉牒傳人閒不讀西方書安知舜禹賢
我本魏王妾嫁爲漢昭儀綠衣藏金印不敢懷邪奇

天漢至南箕相閒三千里寧啖箕中糠不食漢之鯁
主人何所思願得丞相章築室在水中蓮葉浮茄梁

長歌

麒麟不可羈解豸不可縻沐猴而冠帶雞犬升天號黃公乘赤
刀終療猛虎飢玄武尚割股籌策故難齊犧牛遭鱣氣不如退
服解武昌一男子老化為人妻萬物相回薄安可以理稽蕩蕩
天門開所惜無雲梯不如飲醇醪醉作甕閒泥幸甚至哉歌以
言志麒麟不可羈

冥院歌

漢皋昔喪敗九州焚如絲勝兵八九萬赴湯義不辭虜庭大恐
惶傳致行人來胡越遂相媾荆王何有哉茗茗古冥院一夫當

梟暴盜從北方來麋鹿尚觸之子房醉未醒車府移秦鼎

孤兒行

孤兒早失父阿母不終年伯叔五六人攢聚攝懷閒食奉肥牛
炙黑貂垂在肩願子空侯王富貴長不審十二受論語科頭跣
師前緣槿發屋瓦不可加捶鞭與兒赤小豆呼作池中蓮十三
慧弄丸挾彈驅鳥鳶一博五百萬產業破如煙晨炊無豆共甌
中塵相繇諸父走避債十步一顛運諸母賃浣衣月得半囊錢
富貴須何時終謂孤兒賢

秋夕詠懷

北貉非吾鄉重此清秋節黃沙蔽高岑浮雲暗白日蕩蕩天門
開興金相過軼慘慘棘林下降虜操刀筆嶽嶽朱軒人莫宿閭

姬室一擲成盧扁繞牀萬事畢人生鮮不死爲樂恐蹉跎悉蟹
陰西堂華鐙淡明河歡娛詎幾時青麥生陵坡東方日已作壓
顏何其多撫弦試登陴江表今如何

平原

平原性隋直恥與弄臣調母死貧不葬斂形足自聊陸生何翫
散成此盤石交一賄五百金直轡爲親撓時移被連染仰藥寧
爲豪

隴西有壯士

隴西有壯士結髮當匈奴大小十餘戰不得封倫矣醉經霸陵
道一尉相追呼死灰尚揚炎即家還軍符騰書召惡吏當門斷
其頭千里自言罪忼慨義相扶寧似絳條老父東身自從筆苑

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虛位不如塵土何爲硜硜獨自
苦

丹橘

丹橘苞兮荅竹筱今之子之遠勞心始兮一

鼓篋其鑿朋友孔邇豆羹之愆胡斯裂皆二

行道萑萑中心怏鬱送子浮海我行不述昔爾出居欲盍如齔
我雖頌繫詒汝全活三

死喪之戚爾惟我眷嗣我德音稟骨以宴誰謂久要如冰斯泮
讒夫交構使爾心怨四

天道無遠讒夫既喪何以徽浣其瘼其壯越峴望之度陸鄉之
不見廣陵蓬萊障之五

樓之彙矣不宿乾鵲民之畢矣如狙如獮知我之好匪伊朝夕
爾雖我刳我心則懌六

一鑒一煢朋友之紀黽勉同心不宐有基我思美人其臭如芷
謂余不信有如倉海七

丹橘七章二章章四句五章章八句

上畱田行

亡賴不治田園上畱田入金買得大官上畱田處世莫樂君王
上畱田生得遭虞與唐上畱田三分服事殷商上畱田

餘杭章見伊校